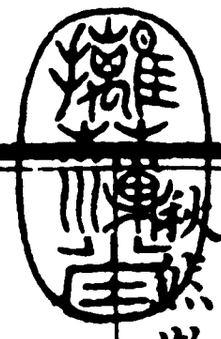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一册

Z121.5
CH1
51

浙江大学[illegible]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59

家語

〔漢〕王　肅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家語卷一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製題宋版家語

天祿青藜信也夫何於家語却相違孫傳孫辨名因正明影宋刋世已稀多漏鮮全斯乃萃鉤元提要志焉希秋然敬對君為政一語興邦凜敕幾

家語目録

卷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卷四
六本　辯物
哀公問政

卷五
顔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七

觀鄉射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八
冠頌　廟制
辯樂解　問玉
屈節解
卷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十

曲禮子貢問　子夏問

公西赤問

臣等謹案家語十卷漢王肅注肅自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考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禮樂記稱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詞未聞王肅聖證論引家語阜財解愠之詩以難康成孔穎達疏亦云家語不足據故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為也獨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大戴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襍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冠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家語止稱王字當以家語為正今攷陛下離顯先帝之光曜已下篇內已明云孝昭冠辭繩祖誤連為祝雍之言殊未之考蓋王肅襲取公冠篇為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于成王冠辭故刪去先帝陛下字竄改王字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于王肅無疑特其流傳既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于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其書自明以來傳本頗稀故何孟春註自云未見王肅本王鏊震澤長語亦稱家語今本為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注者今本所

無多具馬則亦僅見之也周亮工書影曰閩徐興公家有王肅注家語中缺二十餘頁毛子晉家亦有宋刻王肅注者與興公藏本稍異憾不能合毛徐二本對校刊行今徐本不知存佚此即毛晉所藏宋本較之坊刻猶為近古者矣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家語原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歎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說孔子家語有琴張一名

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王肅序

家語卷一

漢　王肅　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年十五異食也）強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彫畫無文飾不詐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木為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聚土以起墳者也）不樹（不樹松栢）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各得其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公也）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桓子平子之子）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定公與齊

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畧者也）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萊人齊東夷也雷鼓曰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illegible]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裔邊裔夷夷狄俘軍所獲虜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事既成矣

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為罇）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粺（粃穀之不成者）（粺草之似穀者）用粃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讙龜陰也洙有汶陽之田本魯界）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甲鎧也）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

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名）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姧雄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為人虛偽以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畊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豈所以謂太公者哉）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鄧析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

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謂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為順是先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

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陁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閒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

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譏呵也譏異服識異言反市鄽皆不賦稅古之法也）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

故人君先立仁於已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而俗樸（樸愨愿貌）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

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矣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福積資求焉恤行者之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

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罩掩網弋繳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迹可履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

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

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則

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為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鄙陋也）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地神之次）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政言禮矣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者也）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知禮足以振敎之）國恥足以興之（恥國不知足以興起者也）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枝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愾滿）昔

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鰥民愛其身以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天道

也）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久言無極也）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惷愚冥暗也）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舍）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

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褎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也）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儐相更衣之為久將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數陳先王之道以為政治）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力行仁義道德以待人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簡畧也）小讓如偽大則

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

樂好而不淫劫之以眾而不懼沮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過書）流言不極（流言相毀不窮極也）不斷其威（常嚴莊也）不習其謀（不豫習其謀慮）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干楯也櫓大楯）載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小者也）篳門圭窬（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為之如圭也）蓬戶甕牖（編蓬為戶破甕為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出）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以為一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君用之不敢疑貳事君也）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稽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

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程効也言功効而不求厚祿也）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常自潔淨其身沐浴於德行也）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止之則君不知默而翹發之不急于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言不因勢位自矜莊）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輕不自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

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寛砥厲廉隅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視之輕如錙銖八兩為錙）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别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動作）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

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踊躍參搜之貌）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慁辱閔疾言不為君長所辱病儒者中和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忘常以儒相詬疾（詬辱）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没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踈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所能不廢其會節（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踈之節也）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别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祭祀别其親踈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醼即安其居以綴

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璣器不刻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夏后封於杞也）而不足徵也（徵成）吾得夏時焉（於四時之正正夏數得天心中）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後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天坤地得天地陰陽之書也）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甑燔米擗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汙罇抔飲（鑿池為樽以手飲之）猶可以致敬鬼神（神饗德不求備物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飯腥苴熟（始死含以珠貝將葬包苴以遺奠以送之）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魂氣升而在天形體藏而在地）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謂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治金為器用刑範也）合土（合和以作瓦物）以為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火曰燔也）以烹以炙（煮之曰烹炮之曰炙）以為醴酪（醴醴酒酪漿酢）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玄酒水也言尚古在略近）醴醆在戶（醴盎齊也五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粢醍在堂（深醍澄齊）澄酒在下（澄清漏其酒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

磬鐘鼓以降上神（上神天也）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犧牲玉帛祝辭皆異為之號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言雖有所熟猶有所腥腥本不忘古也）越席以坐（翦蒲席也）疏布以冪（冪覆酒巾也質故用踈也）衣其浣帛（練染以為祭服）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樂也）然後退而合亨（合其亨熟之禮無復腥也）體其犬豕牛羊（體解其牲體而薦之）實其簠簋（受黍稷之器也）籩豆鉶羹（竹曰籩木曰豆鉶所以盛羹也）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嘏傳先祖語於孝子）是為大祥（祥善）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屨（章甫冠也絇屨頭有絇飾也）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紳大帶搢插也笏所以執書思對命）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焄（端衣玄裳齋服也軒軒車焄辛菜也）斬

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所務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於形骸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油然）

（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古字亦或作此故或誤不著草矣）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鄰以喻畔界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君如此言已為知之故無所復言謙以誘進哀公）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興起）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

冥（中日中冥昳中）諸侯子孫往来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啍啍多言）捷捷貪也（捷捷而不已所以為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言人無智者雖性慤信不能為大惡不慤信而有智然后乃可長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無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税以惠百姓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

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閒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悦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為助也）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蘖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

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將行）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家語卷一

家語卷二

漢 王肅 注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言思無所不至）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于地（蟠委）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卻）搴旗執馘（搴取也取敵之旍旗馘截耳也以效獲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漭瀁廣大之貌）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白冠服也）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

藏（薰香猶臭）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
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導之以禮樂
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踰越溝池）鑄劒戟以為農器放
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也）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
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
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
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魯有儉嗇者
瓦鬲煮食（瓦釜）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瓦甂）以進孔

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牛羊豕饋餽也）子路曰
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
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
其食厚而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
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
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
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
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

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季羔為衛之士師（獄官）刖人
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出奔晉靈公卒立其子輒蒯聵）
（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竝仕於衛也）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
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
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
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
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
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

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
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
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
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
乎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
施與衆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
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習也）故道
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

丘之道殆將廢矣孔子曰王者有似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載亦行矣言行已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尒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

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言無恥惡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

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偏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

倦者其唯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為貌不在飾故無貌不得言不飾無類也禮貌矜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類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相親則無忠誠）不忠失禮（禮以忠信為本）失禮不立（非禮則無以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潦注於池而生雚葦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也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也者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之郯（郯國名也少昊之後吾之本縣也郯子達禮孔子故往諮問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駐車）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贈送）

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中間謂紹介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也宛然美也幽期而會令顧也）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於呂梁言事者通渭水為河也）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二十四丈者也）圓流九十里（圜流回水也水深急則然）魚鼈不能導黿鼉不能居（道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渡）孔子使人竝

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也）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恡於財（恡嗇甚也）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萍水草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子貢問於孔子曰死

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不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懍懍戒懼之貌扞馬突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恕者能容困窮）温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史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世莫之能貴故行之則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道為行然亦不忍為隱事）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矣）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言聽者不明察道則不能入也）奇偉不稽則道不信（稽考也聽道者不能考校奇偉則道不見信此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保安也政太曉了分察則民不安也）又嘗聞君子之

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剛則折矣不終其性命矣）徑易者則數傷（徑輕也志輕則數傷於義矣）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畧不恭如是則不親矣）就利者則無不斃（言好利者不可久也）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養世者也）見像而勿強（像法也見法而已不以強世也）陳道而勿怫（怫詭也陳道而已不與世相詭逆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欹傾）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似乎德（遍與諸生者物得水而後生水不與生而又不德也）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

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輟止觀北面之蓋斷絕也）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尚猶必也言必有說）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强學老而無以敎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於君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棄其平生之舊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乎）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殆危也夫踈賢而近小人是危亡之道）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

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之臣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能以義諫諍）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諍於己然後不義之事不得行之者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審所宜從與不）之謂孝之謂貞矣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觴可以盛酒言其微）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奮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自矜奮行者是自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

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褐毛布衣）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袞冕文衣盛飾也）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取而縣之申叔時諫莊王從之還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

謂之賁（離下艮上離為火艮為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白宜正白黑宜正黑今得賁非吾兆也（賁飾）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召伯聽訟於甘棠愛其樹作甘棠之詩也）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楚恭王出遊亡烏嗥之弓（良弓之名）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議之）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

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為如也）魯公索氏（索先落反）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知其將亡何也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文王）盍往質之（盍何不質正也）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儕等）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敎而聽至矣哉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

也不知禮乎哀公問曰紳委章甫（委委貌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為廉好肆不守折也）而長者不為市（言長者之行則不為市買之事）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竊宜為察）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愻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言人退之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為師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凡興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己故恥之）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釐寡婦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

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薦臻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殆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鴟鴞天未雨剝取桑根以經綿其牖戶喻我國家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若此也）今汝下民或敢侮余（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祖致此大功至艱而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亂不可不遏絕之以存周室者也）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

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武庚紂子名祿父與管蔡共為亂也）鄁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儛（驂之以服和調中節）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竿旄之詩者樂乎善道告人取喻於素絲良馬如組紕之義）

家語卷二

謹案目錄第一頁前七行五儀解刊本儀訛義據正文改

第二頁後六行五儀解刊本刑訛行據正文改

第三頁前四行子貢問刊本子夏訛子貢據正文改

卷一第二頁後五行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刊本汶訛泣據左傳改

第三頁前六行四邑鄆讙龜陰也洙有汶陽之田刊本讙訛護洙有訛殊特據左傳及別本改

第九頁前三行如渴而飲按別本此句上有如饑而食四字

第十頁後八行冕而親迎者按別本作冕而親迎親迎者

第十一頁後六行是傷其親按別本此句下有傷其親三字

第十四頁前七行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刊本脫不亦易祿四字據禮記儒行及別本增

第十五頁後二行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刊本脫不避親外舉五字據禮記儒行及別本增

第十六頁後三行今人之名儒也忘按禮記儒行篇忘作妄

第十九頁後五行然則章甫絇屨按別本無絇字

卷二第一頁前五行孔子北遊於農山刊本複衍於字據別本删

第五頁前三行齊襄公立無常刊本常訛知據左傳及別本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從重勿為後刊本重訛三據別本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去其鄉事君而達刊本去字上衍去其鄉之四字據別本删

第十七頁後五行有其言而無其行刊本無字上行以字又六行地有餘而民不足刊本脫餘字並據禮記雜記及別本刪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監生臣李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家語卷三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家語卷三

漢　王肅　注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子也老聃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僖子）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

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緍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而授厲公宜始始有也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正考父何之曾孫也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益恭（命為士一命為大夫再命卿三命是也）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於其宗廟之鼎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恭於僂俯恭於傴）循墻而走（言恭之甚）亦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恭如此故人亦莫之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饘糜也為糜粥於此鼎言至儉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紇臧武仲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

在矣（將在孔子）屬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弘周大夫）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則法）察廟朝之度（宗廟朝廷之法度也）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身父母之有也）無以惡己為人臣者（言聽則仕不用則退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世之傳學者謂周公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

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言當詳而後行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綿綿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羅網者也）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如毫之末言至微也札拔也尋用也）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或之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陰長右海江雖在於其左而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

也顔謂弟子曰小子識之（音志）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恐墜也恐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夫）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

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無妄言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聞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稱言不苟（舉言典法不苟且也）是顔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顔淵之德足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言能長是孝道足以為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言不以貧累志矜莊如為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言有土地之君有衆

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冉雍能終其行）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因說不怒之義遂及匹夫以怒亡身）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循其性也而言不詘其情）其都以富（仲由長於政事）材任治戎（戎軍旅也）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而為下國駿厖荷天子之龍（孔子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此其義也共法也駿大也厖厚也龍和也言受大小法為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也）不戁不悚敷奏其勇（戁恐悚懼敷陳奏薦）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言子路强勇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

旅（賓旅謂寄客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省錄諸事而能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國老助宣德教）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可為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言所以為者當勸容貌而儐相其禮度其禮以儐相其辭度事制宜故難也）衆人聞之以為

成也（衆人聞公西赤能行三千之威儀故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孔子曰當賓客之事則達未盡達於治國之本體也）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盈而如虛過而不及是先王之所難而曾參體其行）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浩然志大驕大貌也大人富貴者也）是以眉壽（不慕富貴安靜虛無所以為之富貴）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悌以敬長是德之次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

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侮佚貪功慕勢之執）不傲無告（鰥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子張之行不傲此四者）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不弊愚百姓即所謂不傲之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樂以強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學而能入其深義也）送迎必敬（送迎賓客常能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則已也殆危也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常厲以斷之近小人斷不危）

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佑助其下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當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詳慎也）欲給則豫（事欲給而不礙則莫若於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玷缺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之慎之至也）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

仁以為異士（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為異姓婚姻也以凡之女妻之者也）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常跡故跡不履影也）啓蟄不殺（春分當發蟄蟲啓戶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方長不折（春夏生長養時草木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躋升也成湯行恭而能恕出見禱鳥焉四面施網乃去其三面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為時用也）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壹皆）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為人矣（言為知人之次）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為君之使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誕欺）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

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隱括所以自矯正）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老慈幼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省其貨以遠去其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尤過）國無道處賤不悶（悶憂）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易

行以俟天命（易治）居下不援其上（雖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進）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以念其親不盡其歸之）以不能則學不為已終身之憂（凡憂憂所知不能則學何憂之有）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畧舉耳目之所及而已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心常有所恥惡乃且有過不令更宿輒改）其為大夫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讓是其正也）其為興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時出以其出之誨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

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言其所以退者欲以容賢於朝）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

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躭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特但）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比親數近疎遠也）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正月六章之辭也局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蹐累足也言地至厚已不敢不累足懼陷累在位之羅網也）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

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竝存於國隣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草屋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荅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

今不愉（愉宜為偷偷苟且也）首拔五羖爵之大夫（首宜為身五羖大夫百里奚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三人）内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夫為亡亂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曾莫肯愛我衆）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

之卭（止息也卭病也說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離憂也瘼病也言離散以成憂憯禍亂於斯歸於禍亂者）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正其事以譎諫其君）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風誦依違遠罪避害者也）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此說背義失道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

事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亡至邊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也故休馬待駿者文子曰吾好音子遺吾琴好珮子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車人聞文子之所言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得之猶活其身惟能禮賢為急故能活其身也）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若入將死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為福）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為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為且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

產於民為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於行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儛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

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

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

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

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家語卷三

家語卷四

漢 王肅 注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為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嗣不立則亂之萌）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

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記中故不可以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

弗可振也（振救）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之智過人遠矣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

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易損卦次得益益次夬夬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

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言事不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

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内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荊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子夏問於孔子曰顔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貢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耳）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辯敏亦宜有屈折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為啓或曰榮益期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得宜為待）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怵惕也待宜為得也）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者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

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顔回史鰌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

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

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教令之令）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堅）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立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

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高庭名也曠隔也不以山為隔踰山而來直宜為植不根於地而遠來也）衣穰而提贄（穰蒿草衣提持贄所以執為禮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貞正以為幹植）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吳人隳之會稽山也隳毀也）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

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飲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諸侯社稷之守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山川之祀者為諸侯皆屬於王（神與公侯之屬也）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曰大人（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始集庭便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箭鏃）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夷狄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

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楛箭栝也）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櫝匱也）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皡氏以鳥名官何也（魯人叔孫昭子少昊金天氏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師其以雲紀其官長而為官名者也）炎帝以火（炎帝神農氏也）共工以水（共工霸九州也）太昊以龍（包犧氏也）其義一也（火師而火名也龍師而龍名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言不能紀遠方）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小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郯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

學也）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為魯大夫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于王）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體（朝聘亦嘉事也不體不得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官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桓公僖公）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

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蟄蟄虫也）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二年與晉侯會于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侯牧方伯名）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伯侯牧也）令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世有職焉（何景伯名）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襄魯襄公是也）若其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持車者子姓也鉏商名）採薪於大野（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大野今此曰採薪於大野若車士子鉏商非狩者採薪西獲麟麟瑞物時見狩獲故經書西狩獲麟也）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傳曰以賜虞人棄之郭外將以賜虞人也）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主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蒲盧螺蠃也謂土蜂也取螟蛉而化之以為子為政化百姓亦如之者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齋絜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委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餼廩食之多寡稱其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躓）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

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精氣者人神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神鬼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肉斃於下化為野土其氣揚於上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極中制為中法）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明命猶尊名使民事其祖禰也）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有二祧諸侯謂始祖為祧也）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聽謂慎教令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二端謂氣魄也二禮謂薦黍稷也）建設朝事（薦腥時也）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謂以蕭光取祭脂以合羶香也）薦黍稷（所謂饋食）脩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鬱香草鬯樽也）此教民脩本反始崇愛上下

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之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假此詩以喻文王二人謂父母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已至謂祭事已畢不知親饗否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家語卷四

謹案卷三第一頁前五行敬叔孟僖子子也刊本孟訛藏據左傳改

第一頁前八行孔子聖人之後也刊本後訛使據左傳改

第一頁後四行五行傴恭於僂俯恭於傴刊本兩於字俱訛而據别本改

第二頁後八行此周公所以盛也按别本公作之

第十一頁後四行鄭無子産按别本子産下多乎字

第十五頁後一行然政在異端乎按别本然字下多則字

卷四第一頁後三行是故反本修邇刊本邇訛迹據别本改

第五頁後五行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刊本二字上衍兩字又脱人字據别本删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錄監生臣李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家語卷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家語卷五

漢　王肅　注

顏回第十八

[illegible]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馬非為車）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盡禮之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

擭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

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禮宜為化）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廢適立庶為孟氏所譖出奔于齊）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

儒使我敗於邾）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故以為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妾織蒲（傳曰織蒲蒲席也言文仲為國為家在於貪利也）三不仁設虛器（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有故曰虛器也）縱逆祀（夏父弗忌為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禁也）祠海鳥（海鳥止于魯東門之上文仲不知而令國人祠之是不知也）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

難（武仲在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辭而不受也）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不恕為廢適立庶武仲之所以然欲為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念此在常當順其事恕其施也）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近於智也）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夫（不重為人）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

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顏回問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猶持也）莫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日思也夫（為聞盍曰有聞而後言者而已）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疾急欲相勸令為仁義）小人

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並為亂是以相愛小人之情不能久親）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得釋箠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也）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謗毀仁者憎怒士人必主於刑也）君

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敬而受教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人不以強力則不能自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令而不信則無可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包在五者

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於禮也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為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謂在司寇官少日淺）而屈節數矣（謂屈節數見於季孫）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為治豈復有大於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違去也蟪蛄蛁蟟也蛁蟟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不已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為聾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

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言是人者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如魯無君子者此人安得而學之言魯有君子也）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雪拭）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靈公與卿共婬夏姬）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

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猾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僻邪辟法）其泄治之謂乎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及文馬四十駟（駟四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膰祭肉也）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婬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言婦人口請謁足以使人死敗故可出走）優哉遊哉聊以卒歲（言士不遇優遊以終歲也）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

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惟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言人不信宜以未仁故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宜以吾未智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

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也為公子時出奔困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言越王之有霸心乃生困於會稽之時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或者若文公越王之時也）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也）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言良工能巧不能每順人意也）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

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意同也）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

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也）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專（雖有善當與下共之勿專以為己有者也）教不能勿怠（怠懈）已過勿發（言人已過誤無所傷害勿發揚）失言勿掎（有人失言勿掎角之）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可遂行）行事勿留（宜行之事勿令留滯）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衆從其政無違教也）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

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猶海內也）精智而略行之（以精知之略舉其要而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治民無抗揚之志也）勝之無犯民之言（以慎勝民言不犯民）量之無佼民之辭（佼猶周也度量而施故辭不周民也）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言雖愛民不可寬於刑法威勉其愛故事無不成也）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見邇謂察於微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求者近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法象近在於內故不遠而源泉不竭盡）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言天下之事皆積聚而成如源泉之本非徒不竭乃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小亂則爭爭之甚者又大亂至矣）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行為政始言民從行不從言也）悅者情之導也

（言說者但導達其情）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善政行簡易而民無怨者也）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調適也言適於事說和於民則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言法度常在身則民法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言自供不節於財財不可供生財之道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言徒貪而不得財善政則簡略而不修也）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納善言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日聞善言可行於今日也）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僻宜為辟使辟執事在君之左右者倫紀也為衆之紀）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服行）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為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君有愛思之心於民故謂如神）愛之則存惡之

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為共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既能修治舊事又能建立功業也）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亢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迎奉也民嚴畏其上而不奉迎其教）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弘也教之以非其力之所堪則民引而不從其教也矣）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民疾其上即邪僻之心生）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即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寬也柔和也使自求其宜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自索得之也）民有小過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

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縕（縕滯積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其內謂直道而行無情欲也）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言民雖服必以威強之非心服也）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敬也）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也類善也孝子之道不匱竭者能以類相傳長錫爾以善道也）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適也御正也文王以正法接其寡妻至于同姓兄弟以正治天下之國家者矣）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

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宵夜綯絞也當以時治屋也亟疾也當亟乘爾屋以善治之也其復當修農播百穀言無懈息）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廣宜為壙睪高貌壙而高家是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塞實貌也家雖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違去也違或作諱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鄹作槃琴以

哀之（槃操琴曲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言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懾懼）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其誰之子猶言以誰氏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知我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善子貢言也惡何猶言是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

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不在此三者之域也）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汩之深則出泉（汩渥）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功雖多而無所意也）恢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當恢弘其志如地無所不容也）為人下者以此也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河目上下匡平而長顙頰也）其頭似堯其頸似皐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

然如喪家之狗（喪家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志之貌也）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

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蒲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公叔同叛者也）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逝行）衛遽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

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遽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以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將為先生長老難言之故問）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采事也辯說也卒終也其事之說也）闇忽之意（闇忽久遠不明）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固陋不得其問）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

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齊叡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五行之氣）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方而撫安之）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炎帝神農氏之後也）三戰而後尅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己相戾）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時是）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

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五帝久遠故用說也三王邇則有成法度）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所問當問勿令更宿也）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蹯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蟜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龍夔典樂（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亦典樂者也）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務先民事以為始也）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轝所及莫不夷說（夷平心說古通以為悅字）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為陶器躬捕魚以養父母）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堯妻舜以二女舜動靜謀之於二女）叡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

舊職躬已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爽忒）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以身為法度也）亹亹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所）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左右言常用也）履四時（所行不違四時之宜）據四海任皋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家語卷五

家語卷六

漢 王肅 注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後世讖緯皆為之名字亦為妖怪妄言）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為蔽惑無可言者也）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

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夫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得包下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為帝五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蓋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為職業之事）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序則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不知者以祭社為祭地不亦失之遠乎且土與水火俱為五行是地之子以子為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乎）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據本家而尚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義之著脩其母兼其子）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喪昏時亦黑也）戎事乘驪（黑馬也）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木家之尚青）大事斂用日中（日中白也）戎事乘翰（翰白色馬）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也）戎事乘騵（騵馬白腹也）牲用騂（騂赤色也）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水色青是以水家避土土家之所尚白也）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內史掌王八柄及敘事之）

（法受納以詔王聽治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以四方之事書而讀之王制祿則書之策賞則亦如之故王以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為有德）而兆民懷之（懷歸）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衆稱之（其民為衆所稱舉也）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盛以明察帝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民無脩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諂諛）莫知念患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以成道也）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禮官所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治官所以成聖聖通征伐所以通天下也）司寇之官以成義（刑官所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禮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納（納驂馬轡轡繫軾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戒以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副故不亡其六轡而專司所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冢宰治官）以之德則國安（德教成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禮之用和為貴故以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通治遠近則國平也）以之禮則國定（事物以禮則國定也）以之義則

國義（義平也刑罰當罪則國平）此御政之術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謂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飭之也）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勲之職屬大司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

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脩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治與政皆合於德則不毀）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也）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一主日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

（從子至亥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斗次日月故三主斗）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以時次斗）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音不過五故五為音）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為四方方有七度故七主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於八凡蟲為風主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鷰雀入海化為蛤

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齟齬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後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膏豕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鋭小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蜯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蜯蛤之屬滿月虧則虛也）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秏耗字也息土細緻秏土麄疏者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蟥屬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疢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乾天坤地）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曰然子貢治世不待此事此事之急然亦各其所知能也）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分於道謂始得為人故下句云性命之始）形於一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以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晴轉也）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顋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

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齓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齓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陽數奇陰數偶）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陰為冬也冬藏物而為化育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也（極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冰泮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採桑婚禮始殺言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當及冰未泮散之盛時）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聽宜為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為男女長養其理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

從子言無再醮之端（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端言不改事人也）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閫門限婦人貴貞靜無閫外之威儀詩云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也亂家子也世有刑人子也世有惡疾子也喪父長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無子出淫僻出嫉妬出惡疾出多口舌出竊盜出）不順父母出者（謂其逆德）無子者（謂其絕世也）婬僻者（謂其亂族）嫉妬者（謂其亂家）惡疾者（謂其不可供粢盛）多口舌者（謂其離親）竊盜者（謂其反義）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者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所以舉象四時）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尊尊貴貴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服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浴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不脩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卿大夫士也）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也）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朞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巧言足恭捷給之人似仁非仁故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何以為中禮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

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領理）子曰然子貢問何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叙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軾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黨類）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各得其所宜施行之）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

旅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衆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法也洽合無禮則無以為衆法無以合聚衆）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語汝有九其四大饗所以待賓之禮其五動靜之威儀也）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在畎畝之中猶事為聖人）兩軍相見揖讓而入入門懸興（興作樂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夏文舞也執籥籥如笛序以更作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所以大饗有四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五也）旋中矩（六也）鑾和中采齊（采齊樂曲名所以為和鑾之節七也）客出以雍（雍樂曲名周頌八也）徹以振羽（亦樂曲名九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金既鳴聲終始若一故以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清廟所以頌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凡舞象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詩以言禮）

不能樂於禮素（素質）薄於德於禮虛（非其人則禮不虛行）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言達於樂而不達於禮也）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達謂偏有所達也）夫夔達於樂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言達於樂多故遂傳名樂）凡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

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夙夜敬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密寧也言已行與民信五教在寛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

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不遲言疾躋升也湯疾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湯之威德昭明遍至化行寛紆遲遲然故上帝敬其德）帝命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天命之于九州謂以為天下主）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家語卷六

謹案卷五第三頁前一行侏儒使我敗于邾按左傳作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第三頁前七行夏父弗忌為宗伯刊本宗伯訛宋人據左傳改

第四頁前五行何居為閒者盡日思也夫按此句及下注疑有脫誤

第六頁後二行去山十里猶在於耳刊本去訛夫據別本改

第十三頁後五行彤乎色刊本彤訛刑據別本改

第十九頁前三行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按別本作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然後百神得其所刊本所訛言據別本改

卷六第二頁後五行各有所統刊本脫有字據別本增

第八頁前四行有角無後齒者脂刊本脫後字據

别本增

第十三頁後二行各得其所宜施行之刋本宜訛黨據别本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吾語汝禮猶有九馬刋本脱禮字據别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　城
謄録監生臣李　本
謄録貢生臣王嵩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家語卷七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家語卷七

漢　王肅　注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正鵠所射者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實也祈求也言發中的以求飲爾爵也勝者飲不勝者）祈求也求所中以辭爵（飲彼則已不飲故曰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弧弓也男子生則懸弧於其門明必有射事也而今不能射唯疾可以為辭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葢觀者如堵牆焉試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子路為司馬故射至使子路出延射）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不得入（人已有後而又為人後故曰與為人後也）其餘皆入葢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先行射鄉飲酒故二人揚觶）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

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則在此位（八十九十曰耄）（言雖老而能稱解道而不亂）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速召）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于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記曰主人獻之於義不得為賓也下句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是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終主人乃獻之是也）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主人獻也）間歌三終（乃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合樂三闋（合笙聲同其音歌周南召南三篇也）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也自此至去不復升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將欲去故使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主威儀請安賓也）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屨升坐脩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朝晨飲早晡罷）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饗神而祀之今之臘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亂也）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古民皆勤苦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為樂之是君之恩澤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始以日至之月冬日至而日長）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

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求穀於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並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也而學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丘於南謂之圓丘兆之於南郊也然則郊之名有三焉築為圓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圓丘圓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也學者謂南郊與圜丘異若是則詩易尚書謂之圓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圓丘虛妄之言皆不通典制）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滌所以養生具）后稷之牛唯具（別祀稷時牲亦芻之三月配天之時獻故唯具之也）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犢質慤貴誠之美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地圓丘之地掃焉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之取天地之性以自然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禰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而作龜於父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後服袞）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掃清路行者畢止（氾遍也清路以新土無復行之）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以王肅敬事天故民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大裘為黼文也又襲以龍袞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太壇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羣小祀）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祫祭天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

治也凡民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奸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也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言孝子奉祭祀不敢懈與生時饋養之道同之）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遺忘）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姻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婬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

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尚猶也申令固其教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婬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及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

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飾整治也）有坐婬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婬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稱其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譴譴讓也發始發露）則白冠

釐纓盤水加劒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求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即就也就天倫謂合天意）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

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視其過罰之必以事相當而不與其心）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深淺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為比赦人之罪以重為比）疑獄則泛與眾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眾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眾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

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吏獄官吏正獄官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叅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尚寛宥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者也）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遁名改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與亂

政者殺（左道亂也）作婬聲（婬逸也惑亂人之聲）造異服（非人所常見）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耀人主之心蕩動）行偽而堅（行詐偽而守之堅也）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粥賣）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修必偽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示儉也）菓食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畢賓客之事也）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所謂象魏也）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

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大道行也）與三代之英（英秀謂禹湯文武也）吾未之逮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講習也脩行也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天下為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為德患也）是以姦謀閉而弗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人世及以為

常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禮義為之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竝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勝於諸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而亡其義）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杞之郊也禹（杞夏後本郊鯀周公以鯀非令德故今杞郊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知辭說之意義也）是謂幽國（幽敝於禮）醆斝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醆殷曰斝非王者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侈之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大夫之服孔子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服歸設奠後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

是謂脅君（迫於其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無田者不為祭器今皆不假故非禮）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朞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所謂臨諸侯將舍宗廟先告其鬼神以將入止也）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戲謔）故夫禮者君之柄（柄亦秉持）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事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言所藏於身不可以假人）必本之天效以降命（效天以下教令所謂則天之明）命降於社之謂效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彌近彌親彌遠彌尊仁義之道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其興造雲雨作生萬物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下命使事五祀者以其能為人事之制度）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身以此則固）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所存處者禮之次序常翫樂者民之治安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時及財天地之所生而師以教之君以政用之而已故常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則非則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則人則有過（為君徒欲則人而已則過謬也）養人則不足（時君失政不能為所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其死宗廟者以權變為也）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貪之必有致之也）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

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月生而後四時行焉布五行和四時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日滿十五日缺）五行之動共相竭也（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用事者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十二月也一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本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五色者青赤白黑黃學記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五色待水而章也）故人者天地之心（於天地之間如五臟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五臟最聖也）而五行之端（端始也能用五行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作為則法）必以天地為本

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日星為紀月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天地為本則萬物包在於其中）以陰陽為端故人情可睹（陰陽為情之始）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以日星為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可得而分別也）以月為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業各有分理也藝猶理）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

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四靈鳥獸之長四靈為畜則飲食可用）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諗（諗潛藏也）鳳以為畜而鳥不獝麟以為畜而獸不狘（獝狘飛走之貌）龜以為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故曰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瘞謂祭祀之瘞繒謂若增封泰山宣謂播宣揚之）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治也）事有職禮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養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慈孝服焉（孝慈之道為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言禮之寶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即上所為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官為職分也言禮之職分皆從天下

來也）協於分藝（藝理）其居於人也曰養（言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

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藝理）協諸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為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為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不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不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而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

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苑滯積也）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敍也）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長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合禮安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乃溉灌用火季春焚萊草孟冬以火田也用金以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飯食各隨四時之宜）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悅以使民）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出銀甕丹甑之器及象車也）河出馬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近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家語卷七

家語卷八

漢　王肅　注

冠頌第三十三

郕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醮於客位加其有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戶西為客位）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喻其志使加彌尊宜敬成始緇布次皮弁次爵弁）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祼灌鬯也灌鬯以享神享獻將行也）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鐘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怪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世子之冠故問之）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郕君之冠非禮也（懿子以諸侯無冠則郕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有自來矣今無譏焉（言有所從來故令無所譏）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亦曰歲十有三武王崩元年六月葬與此若合符而說者橫為年紀從成年少又命周公武王崩後五月乃攝政良可為怪與痛哉）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常得民之心也壽長）嗇於時（嗇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衮職盛服有禮文也）欽若昊天（欽敬若順）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也）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異朝服素畢（朝服而畢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于賓則

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馬（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緌未聞之於古古無緌也緌冠之飾也）今則冠而幣之可也（今不復冠幣布幣之不復者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績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常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文子名彌牟）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祖有功宗有德）乃為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近為高祖下親為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祧遠意親盡為祧二祧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享嘗乃止（四時祭也）諸侯立五廟（降天子二）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始祖廟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降諸侯二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享嘗乃止士立一廟（降大夫二）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祖合於父廟中）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自有虞以至於周禮不異而說者以周有廟以有文武故祧當遷者而以為文武之廟惑亦甚矣禮典皆有七廟之文唯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七廟矣則喪服小記之言亦妄矣）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殷周禘嚳五年大祭而及）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諸禘享皆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者以太祖故曰不為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據后稷而言殷人不郊冥冥以有大功契既為太祖之廟若復郊則冥永不與於祀典是以郊冥耳）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武王是也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為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謂誣聖制失實事也）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

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憩息也）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曰有所繆然思焉（繆然深思貌）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眺見）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迨近）黮而黑（黮黑貌）頎然長（頎長貌）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吾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

曰夫武之備戒之以久何也（武謂周舞備戒擊鼓警衆也）對曰病不得其衆（病憂也憂恐不得其士衆之心敬者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歆淫滋味）對曰恐不逮事（言汲汲欲及此安民和衆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厲病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對曰及時事（欲令事及其時）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右膝至地左膝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言武無坐）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歆淫貪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為天下除殘賊非苟貪商）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

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總持干若山立不動）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武亂武治皆坐而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言有南國以為疆界）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分東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凡成謂舞之節解也）衆夾振之而四伐所以盛

威於中國（夾武王四面會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也）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所以分陝而蚤進者欲事蚤成）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祿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成言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禮官其位舊居也傳說以商容為殷之賢人或者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庶民弛政（解其力役之事）

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車甲則釁之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命之鞬櫜（言所以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使以為諸侯為之鞬櫜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郊有學宮可以習禮）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左東學右西學貍首騶虞所為節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劒（衮冕之屬通謂之裨冕脫劒解劒也）郊配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

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籍田所以奉祠祀之粢盛）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食已飲酒謂之酳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玉貴而珉賤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歟（珉石似玉）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縝密緻塞貌栗堅也）廉而不劌義也（劌也有廉隅而不劌傷也）垂之如墜禮也（禮尚謙卑）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絀然樂矣（絀斷絕貌似樂之息）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瑜其美者也）孚尹旁達信也（孚尹玉貌旁達似信者無不通）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本出山川是故象地）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敦厚之失）書之失誣（知遠之失）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精微之失）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之失）其為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清明之德在身也則其志氣如神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至必先有兆應之者也）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嶽降神靈和氣生申甫成大功也）惟申及甫惟周之翰（翰幹美其宗族世有大功於周甫侯相穆王制祥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能藩屏四國宣王德化於天下也）此文武之德也（言文武聖德篤佑周家天為之生良佐成中興之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毛詩矢其文德矢陳協和）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隩阼之位室西南隅謂之隩阼階也）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竝隨則亂於階塗矣（升階塗無竝隨則階塗亂）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疏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以道濟物不為身也）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待知己也）求伸者所以及時（及良時也）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合義乃行）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專齊有無君之心也）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强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率師若破國）

（則益尊者也）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業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强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强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泗水名也）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强齊智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强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棄强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為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

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勾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太宰嚭（嚭吳佞臣也）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邀激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

乃受越王卒謝畱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吳知已將亡而言之也）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

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

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而告者三子不聽非所以為民宓子蹙然曰今茲無

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魰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魰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魰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鱦（鰣宜為鱒新序作鰌鱦魚之懷妊也）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

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家語卷八

謹案卷七第九頁前三行聖人之治化也刊本人訛治據別本改

第九頁後三行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刊本脫測字據別本增

第十三頁後五行放以降命刊本放訛郊據別本改

卷八第四頁前二行與太祖之廟而三按別本此句下有曰皇考廟四字

第四頁後四行謂之祖宗者刊本謂之訛諸見據別本改

第八頁前八行庶民弛政按別本此句下有庶士倍祿四字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貢生臣王嵩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家語卷九 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家語卷九

漢　王肅　注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顔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校其年則顔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歲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此謂顔淵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顔回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為誤）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顔回為孔子疏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夫子）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菑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言宰予為病利）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

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既疏食并日而後食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販於賤買貴賣隨時轉作以有其貨也）歷相魯衛而終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弁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路夫子傑侮之友惡言不入夫子之耳）

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時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子夏所敘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以文學著名為人

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子張不侮鰥寡性凱悌寬沖故子貢以為未仁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激之以為未仁也）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資孔

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為名仕魯為大夫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强識好古道　公

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於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析哀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書義）孔子悅焉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

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慰安）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耕宋人字子牛牛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施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

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於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孺魯人字子魚少孔

子五十歲　顔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箴字子楷　公祖兹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索　公西減字子尚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子里　懸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祺　顔噲字子聲　原抗字子藉　公賓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伋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句井疆　步叔乘字子車　右作蜀字子明　邽巽字子斂　施之常字子恒　申

續字子周　樂欬字子聲　顔之僕字子叔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漆雕哆字子斂　懸成字子横　顔相字子襄

右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

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緍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

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犇魯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大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知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

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已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紀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

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

孔子蚤晨作（作起）負手曳杖逍遥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萎頓）既歌而入當戸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

杖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放法）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猶近昨夜兩楹之間殷人所殯夢而具奠於殯處故自知死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言天下無明王莫能宗己道臨終其有命傷道之不行也）余殆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弔善也慭且也一老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疚病）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父丈夫之顯稱律法言無以自為法）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一人天子之稱也）君兩失之也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喪顔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

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踈米三具（踈粳米禮記曰稻曰嘉踈）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綨組綬（組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

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夏屋今之殿形中高而四方下也）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難登狹又易為功）馬鬣封之謂也（俗間之名）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縮斬上傍殺蓋高四尺也）尚行夫子之志而已（尚庶）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田獵）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道為恭敬之道見君召使往守官非守召不往也）君子韙之（韙是）齊國書伐魯（國書齊卿）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非不能也不信乎（言季孫德不素著為民所信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要信三刻而踰溝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遁逃）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却敵合於義）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該包）文武竝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僖子之喪）而昭公在外（時為季孫所逐）未之命也（未命二人為卿大夫）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僖子病不知禮及其將死而屬其二子使事孔子）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矣懲已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遺其子孫嘉謀學安敬之道）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文子衛卿林父得罪以戚叛也）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吳公子札）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燕巢于幕言至危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

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晉之史記）晉趙穿殺靈公（穿趙盾從弟也）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山晉之境）史書趙盾弒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惜盾不越境以免於識而受弒君之責也）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周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介恃楚衆（介大）馮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為陳所侵）未獲命（未得晉平陳之成命）則又有東門之役（與楚共伐鄭至其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道路堙塞刊斫也）敝邑大懼天誘其衷（誘導衷善也天導其善大赳陳者也）啟敝邑心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地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大國方百里從是以為差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制也而說學者以周大國方七百里失之遠矣）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志古之書也）言以足志（言以足成其志）文以足言（加以文章以足成其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言而無文章雖行而不遠也）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楚靈王汰侈（驕汰奢侈）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名子革然丹）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索法九丘國聚也）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臣又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肆極）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昭（謀父周卿士祈昭詩名猶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蓋曰徵昭角昭是也昭宜為招左傳作招）以止王心（止王心之逸遊）王是以獲殁於文宮臣問其詩焉而弗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愔愔乎式昭德音（祈求也昭明也愔愔樂之安和其法足以昭其德音者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思王之法度如金玉紀美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刑傷也刑傷民力用之不勝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也）靈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尅己復禮為仁（克勝言能勝己私情復之於禮則為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期辱於乾谿（靈王起章華之臺於乾谿國人潰畔遂死焉）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穆子叔孫豹其兄僑如淫亂故避之而出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名牛）穆子反魯以牛為內豎（豎通內外之命）相家（長遂命為相家）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子叔孫婼）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順）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牛取叔氏鄙三十邑以行賂也）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勞功不以立己為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周任古之賢人）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直也）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叔魚叔向弟理獄官之名）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獄邢侯（弊斷斷罪歸邢侯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宣子晉正卿韓起也）叔向曰三姧

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宜為與與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掠取善昏亂也己惡而以賂求善為亂也）貪以敗官為默（默猶冒苟貪不畏罪）殺人不忌為賊（忌憚）夏書曰昏默賊殺（夏書夏家之書三者宜皆殺也）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末薄）或曰義（或左傳作減也）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諸侯會於平丘晉人淫芻蕘者於衛衛人患之賂叔向使與叔魚客未退而禁之）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魯季孫見執於晉晉人歸之季孫責禮不肯歸叔向言叔魚能歸之叔魚說季孫季孫懼乃歸之）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頗偏）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暴衛虐魯殺三罪去三惡加三利也）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鄉之學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駿明欲毀鄉校（駿明然明）子產曰何以毀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所聞而藥之（藥療也）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所承之輕重也）曰昔者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卑而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甸服王圻之內與圻外諸侯異故貢重也）鄭伯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以至於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是以為國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本也）子產君子之於樂者（能為國之本則人樂藝也）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藝分別貢獻之事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謂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易翫習）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抄掠）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猛政殘民）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危也勞民人病汔可小變故以安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毋縱詭隨（詭人隨人遣人小惡者也）以謹無良（謹小以懲之也）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憯曾也當用過止為寇虐之人也曾不畏天之明道者言威也）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言能安遠者能安近）以定我王（以定安王位也）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絿急言得中和）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遒聚）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男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為政（獻子魏舒）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櫟滅晉大夫祁氏羊舌氏故獻子分其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周有子朝之亂賈辛帥師救周）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子可舉而舉也）遠不失舉（不以遠故不舉）可

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大雅文王之詩言能長配天命而魏獻子亦能永天命以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鍾（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范宣子晉卿范匄銘其刑書著鼎也）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者也）以經緯其民者也（經緯猶織以成文也）卿大夫以序守之（序次序也）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僁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晉文公既霸蒐于被廬作執秩之官以為晉國法也）以為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民將棄禮而徵於書不復戴奉上也）何業之守也（民不奉上則上無所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夷蒐之時變易軍帥陽處父為賈季所殺故曰亂制也）若之何其為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天子祀天地諸侯望祀境內故曰祭不越望也）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四水名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取之於己不越祀也）其不失國也宜哉（楚為吳所滅昭王出奔已復國者也）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陶唐堯率循天之常道）在此冀方（中國為冀）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謂夏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言善惡各有類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可也）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朝出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已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璩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度謀）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恨也）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恒弒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

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尅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不告季氏）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雍歡聲貌尚書云言乃雍和有諸也）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太甲湯孫）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桓子孫良夫也侵齊與齊師遇為齊所敗也）齊人乘之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眾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諸侯軒懸闕一面也故謂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馬纓當膺以宗犀御以黃金為飾也）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也

子路仕衛見其政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禮樂之器名尊卑之名）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有器然後行其禮故曰器以藏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已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母敬姜也）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紞冠

垂者）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纓屈而上者謂之紘綖冠之上覆也）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妻為內子）命婦成祭服（大夫之妻為命婦）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已下各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冬烝祭而獻其功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績功也辟法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亡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齊慶尅通於夫人鮑牽知之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尅而讓之慶尅告夫人夫人怒武子相靈公會諸侯伐鄭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遂刖鮑牽之足）

而君刖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衛其足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田有稅收藉力而以治公田也）

底其遠近（底平平其遠近則十一而中）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里有稅度其有無以為多少之入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作度之事丁夫任其老幼或重或輕）於是鰥寡孤疾老者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於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或有所供無軍事則止也）其歲收田一井出穫秉缶米芻藁不是過（其歲軍旅之歲一把曰秉四秉固稯穗連藁筥不可分故曰步缶十六斗四庾也）先王以為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施以厚為德也）事舉其中（事以中為節）斂從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丘十六井）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茍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定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

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富貴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為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竝（不敢與長者竝肩也）不錯則隨（錯雁行父黨隨行兄黨雁行也）班白之老不以其任於路（任擔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五十始老不為力役之事不為田獵之徒也）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人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于州巷放于蒐狩循于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東益之宅）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

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家語卷九

家語卷十

漢　王肅　注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侈靡）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為之哉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犇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喪失位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孔子

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馳道君行之道）祈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事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大牢者用少牢）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鏤刻而飾之朱紘天子冕之飾）旅樹而反坫（旅施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好會獻酢禮畢反爵於其上也）山節藻棁（節栭也刻為山雲棁梁上楹也畫藻文也）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隘小也）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可亡可謂知禮者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祭竈執其功老婦主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道

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之教也有君教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覘觀也）宋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衛門者也）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言雖非晉國伐天下有強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

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韔韜）又及棄疾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位卑故也）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室中）毀

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明不復有事於此也綴足不欲解屨矣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繹祭之明日又祭也）子由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郕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務人昭公之子）遇人入保負杖而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疲倦加杖於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也保縣邑小城也）務人泣曰使之雖病（謂時徭役）任之雖重（謂時賦稅）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

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以季氏無絰已亦不成禮）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謂夫下謂子也章別也哭夫晝哭哭子晝夜哭哭夫與子有別也）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從從高也扈扈大也蓋言喪者無容飾也）蓋榛以

為并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啟顙頹乎其順也啟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下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

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以歌不復久也）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斂手足形旋葬

而無椁（旋便）稱其財斯謂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服無所加）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明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掩坎其高可肘隱也既封則季子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

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何齊限）孔子曰有也則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之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

逆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

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之族食多少也）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

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不敢如其親也）

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干盾）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鬬（兵常不離於身）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國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

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為之乎（有司當職吏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也卒哭止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三月而卒哭士既塟而卒哭也）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有母喪東方有戎為不義伯禽為方伯故不得不誅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

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子者然後可以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善者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則為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成生人者）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元善太子也）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為人臣者

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于鄭氏讀為迂寬也大也）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言如禮文意當言姑姊妹而已妹上長姑字也）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為病君子不為也毀則死者君子為之且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

人不辭不食客不飲而飡子夏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為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為臣曰所以遊辟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策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

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為其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為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

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質猶正也）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

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愻辭以避咎義也夫（記者乃舉人避害之愆以辭而謂大夫士喪父母有異亦怪也）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遽登階也）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為姦之兆也）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僭不信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病於回（回邪也不以利故而病於邪也）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蓋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將亡滅也）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

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拊猶撫也膺謂胷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

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周人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埋所倚處而治）請問喪朝（喪將葬朝於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

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事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謂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腯立其弟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

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四方若高者）又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又見若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孔子去祥二十五月禫而十日踰月而歌）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

子曰今季氏将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參問曰語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喪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故孔子荅之以示不非其言者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為也凡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謂籩之無緣也）而瓦不成膝（膝錯）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簨簴可以懸鐘磬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殉）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

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木人也）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肉 孔子嘗奉薦而進（嘗秋祭也）其親也慤（慤親之奉薦也慤質也）其行也趨趨以數（言少威儀）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威儀容止）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漆漆者容也遠也（言貌容疏遠之容也）漆漆者以自反（謂安辭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逮昏未明）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跛倚任也）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質明平明）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為由也而不知禮 衛莊公之反國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

高子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内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絶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情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内皆不踰閾（側門於門之側而與之言言不外身不踰門限）文伯祭其祖悼子

康子與焉（悼子文伯始祖）進俎而不受（進俎康子而不親授）徹俎而不與燕（徹俎之後而不與歡燕之坐）宗老不具則不繹（繹又祭宗老大夫家臣也典祭祀及宗族之事不具不在）繹不盡飫則退（飫獻神不盡厭飫之禮而去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中意之趣合禮之度）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朝服以縞僭宗禮也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之禮而已而諸侯以皮弁以告朔卒然後朝服以視朝）（朝服明不用縞）

家語卷十

謹案卷九第一頁後三行以德行著名刊本脫行字據別本增

第三頁前八行志存孝道刊本存訛有據別本改

第六頁後一行顏幸按別本幸作辛

第七頁前二行字子索按別本索作黑

第九頁前八行淵海之為大刊本脫之字據別本增

第十頁前三行以二子告孔子按別本告上有之言二字

第十四頁前七行為法受惡刊本複衍受惡二字據別本刪

第十四頁後二行介恃楚衆刊本介訛豕據別本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子叔孫婼刊本婼訛諾據左傳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而賂以買直刊本賂訛路買訛置據左傳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社而賦事刊本訛作秋而戎事據國語及別本改

卷十第八頁後五行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刊本脫治字據別本增

第八頁後七行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按別本同作百

第十頁前七行一物而善者按禮記文王世子作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此疑脫誤

第十一頁前六行言如禮文意云云按此數句疑有訛誤

第十二頁前六行七行上之為臣曰所以遊辟者按禮記作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此疑有脫誤

第十三頁後七行子路曰止吾將為子問之按下子貢出云云則此問乃子貢非子路也此曰字

下疑有脫句

第十九頁前四行而後乃食之肉按肉字疑衍

第十九頁前七行八行濟濟漆漆者容也遠也漆漆者以自反按禮記祭義作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此疑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貢生臣王嵩齡

荀子

〔楚〕荀　况撰〔唐〕楊　倞注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一至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荀子目録

卷一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卷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卷三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卷四
儒效篇第八
卷五
王制篇第九

卷六
富國篇第十
卷七
王霸篇第十一
卷八
君道篇第十二
卷九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卷十
議兵篇第十五
卷十一
彊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卷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卷十三
禮論篇第十九
卷十四
樂論篇第二十
卷十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卷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卷十七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卷十八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卷十九
大略篇第二十七

卷二十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臣等謹案荀子二十卷周荀况撰唐楊倞註荀况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宣帝諱詢以同音避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録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楊倞分易舊第編為二十卷復為之註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劉向序録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死上距宣王之

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訛意或然也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為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况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惟其恐人恃質不學遂創為性惡之説又疾諸儒之横議故非十二子一篇併子思孟子而排之遂為後人口實寔則大旨不悖於聖人未可盡非也韓愈謂其大醇而小疵其論當矣楊倞為註亦多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若溫庭筠之一名岐歟是不可考矣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荀子原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於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

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音几）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黄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

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說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

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荀子卷一

唐 楊倞 註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贏矣）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

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知讀為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于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荊有佽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曰吳邑也貊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貊莫革反）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

（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能善絶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完堅矣大風至則葦折卵破何也所託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翣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離騷所謂蘭茝也

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滫思酒反）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彊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也）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名禍也質射侯的正鵠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蹞蹞與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音鍥刻也苦結反）

（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鍥其軸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蚓同蚯蚓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為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爾雅云螣螣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梧鼠五

技而窮（梧鼠當為鼫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鳲鳩之篇毛長云鳲鳩鴶鵴也鳲鳩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夕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鳲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也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瑟鳥舞魚躍也）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也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彤輅六駿駮又曰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形可見）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枯燥）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真積力久則入（真誠也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怠惰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

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已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為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為己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

（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蠕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蠕蠢微動皆可以為法則蠕音人元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為人道聽塗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纔同）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問一而告二謂之囋（或曰讀為嗷聲口嗷嗷然也嗷與傲通囋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賛禮謂之賛唱古字口與言多通）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響應聲）

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之也）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莫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

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憲標表也）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為散木也）

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麤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

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紓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也一云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惠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也）思索以通之（思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則物不能傾移也）生乎由

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飾貌言見善必自整飾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以為賊）詩曰噏噏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注云噏噏然患其上訿訿

（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喻許急反訛音紫）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為名號以此辨之則善可知矣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商壽七百歲也）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提僈舒緩也爾雅云媞媞安也詩曰好人媞提音舒緩之義）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

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眾人野郊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卧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同義故為不善和人也）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謂之愚也）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

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之人）保利棄義謂之至賊（保安）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少見曰陋難進曰偍（偍與提媞皆同謂舒緩也）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也）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也）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膽有膽氣戾忍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

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濕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濕然也方言濕憂也自悶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濕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恒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也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濕之疾不能運動也）庸眾駑散則刦之以師友（庸眾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為僄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愨則合之以

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愨多無潤色故曰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好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賣之物價也賈音古）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愨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當為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橫行天下

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懦轉脫（偷謂苟避於事懦亦謂懦弱畏事皆怠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輸揚子方言懦輸愚也郭璞注謂懦撰也又云轉脫者謂懦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接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辟違而不愨（乖辟違背不能端愨誠信辟讀為僻）程役而不錄（程功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之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敬謂不敢放誕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乖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視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步行）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

（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畢衆同異故曰此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揔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别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衆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止而不為）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倚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獠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重意莊六十四章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源江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遠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

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事也謂能治其事也）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人無法則倀倀然（倀倀無所適貌也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倀倀乎其何之）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寛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温温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温温有潤澤之貌衆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人孰肯為此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禮或為體）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

加好學遬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遬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凶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不窮窮而通者積也（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恤鰥寡窮匱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遊又與此同也）行乎冥

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也）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佑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減權勢之威故形體恭敬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柬與簡同言柬擇事理所宜而不務驕逸故雖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於物志意常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賞罰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

荀子卷一

荀子卷二

唐 楊倞 註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聽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時則龍蛇何必沈身也）山淵平天地比（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之大包之則曾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以有口也）鈎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鈎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鈎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卵有毛（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誤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詠長在人口也說苑作盜跖凶貪也）

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暱狎）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繜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也）小人能

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如字）君子寬而不僈（僈與慢同怠惰也）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兩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勝雖堅彊而不兇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也）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抑之篇溫溫寬柔貌）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言己之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其宜也）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知則明通而

類（類謂知統類也）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徼幸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翾（輕謂輕能失據翾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能如小鳥之翾然音許緣反或曰與環同說文云急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弃而儑（弃自弃也儑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字書無儑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家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人汙而修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修為善）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治之為名猶

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汙矣（治之名號如此）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修整也謂不煩雜）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知音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僬僬明察之貌也僬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掝當為惑惑惛也楚辭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者乎掝子誚反）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致誠則無他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敢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夫此順命以慎

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持也）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舉也詩曰德輶如毛是也）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慎獨之事自行矣）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存乎不已）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

（亦是堯舜）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漓難以為治故荀卿明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反分之使當其分）摠天下之要治海内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違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法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若是則可

謂慤士矣（端慤不貳）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熟甚也猶成熟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不必異於衆人也）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柔屈就之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晻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鰌衛大夫字子魚質直也）

榮辱篇第四

憍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媟同嫚也殃或為袂）恭儉者偋五六也（偋當為屏卻也說文有偋字僻寠也與此義不同偋防正反）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在言也（薄薄謂磅礴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塗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制物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也）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博而窮者訾也（言辭辯博而見窮蹙者由於好毀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溷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潔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俞溷也俞讀為愈）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勌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曲勝謂好勝人）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劌傷也刺己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憂字耳）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鬬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負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山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钃刺也之欲反古良劍謂之屬鏤亦取其刺也或讀钃為斫）將以為

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也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之欲反）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多與賢人同但好鬬為異耳）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何為鬬也）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利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悍悍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辟讀為避悍悍愛欲之貌方言云悍愛也宋魯之間曰悍）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為于偽反）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悍悍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儵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儵鉢者浮陽之魚也（儵鉢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鉢字蓋當為鮁說文云即鯉鮪鮍鮁字蓋儵魚一名儵鮍莊子與惠子遊於豪梁之上儵魚出遊是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儵音稠鮍布末反）

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胠與袪同揚子方言云袪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胠篋篇亦取去之義）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憤怨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出）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失之己反之人豈不亦迂哉（迂失也反責人也）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謂材性愿慤也蕩悍已解於修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如此）夫天生烝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政法令舉措時聽斷公（當為政令法或曰政當為正舉措時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

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脩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丈尺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圖謂摸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戸口之數也）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為治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悌原愨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

也（言不敢怠情也）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為檮杌之檮頑嚚之貌突凌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惕悍憍暴（惕與蕩同）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不能蔽隱）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也（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

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亦與措智同義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雅烏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之制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僈當為漫漫亦汙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澶漫為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曰漫欺枉之也）故曰君

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謂非常之事所以自比也）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積習）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於性之固陋者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之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

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心而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二隅謂其分也積積習）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呥呥噍貌汝鹽反噍嚼也才笑反鄉鄉趨飲食貌許諒反）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心止如口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精絜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瞲然驚視貌與獝同史記曰故鳥不瞲許聿反）彼臭之而無嗛於鼻（臭許又反嗛當為慊厭也苦簟反或下忝反）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公共有此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人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靡順

（從也僄疾也火緣反靡之僄之猶言緩之急之也鈆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僩與憪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問謂猛為僩陋者俄且僩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僩兮鄭云僩寬大也下板反）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

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不字或曰不足猶不得也）今人之生也方多蓄鷄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囷廩也圓曰囷方曰廩窌窖也地藏曰窖窌匹貌反）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禦止也）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為豈）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

不知也（偷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前）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沭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沭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非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脩飾作為之君子也）故曰短綆不可

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習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務之二）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則於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鈆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之愈可好而不厭俞音愈）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故聖王所以治人之七情脩十義捨禮何以治之）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樂意者其是耶（樂意莫過於此）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以禮義分別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任之也）然後使慤禄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禄使當其才稱尺證反）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說文云有盛為械無盛為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天下為禄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彊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為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二

荀子卷三

唐　楊倞　註

非相篇第五（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篇）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斯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馯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馯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子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馯臂也馯音寒）昔者衞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

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踈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右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修文德不勞甲兵而霸也說文云車曲輢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輢上出式者詩曰猗重較兮）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小葉音攝）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耳（揳與絜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皆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修飾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倛倛音欺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椔椔與菑同）皐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去皮之瓜青綠色）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閎夭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髯蔽其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之立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眉同）禹跳湯偏（尹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也）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亦然尹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矣）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耶但以好醜相欺傲也）

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僇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議論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云儇疾也又曰慧也與喜而翾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僻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

莫不願得以為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為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為）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

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毁也莫干反）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懸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為懸）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晛曰消蓋聲之誤耳晛日氣也遺讀為隨婁歛也言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自消喻欲為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歛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曰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狌狌獸似人而能言出交趾形笑者能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胾臠也禽獸無辨故賤而食之胾測吏反）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

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踈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有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則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誰可為法）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絶（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脱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褫直吏反）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人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

（後可斯惑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為法而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徒洛反下同）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古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也）以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塗之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燿而不惑鄉讀為向）

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周備也）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也）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己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庳音同豬水處謂之汙亦地之下）

（者也汙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嬴餘也嬴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匽檃括之於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匽所以制水檃括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

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抴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馴致人也或曰抴當為拽抴揖也言如以揖擬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抴以世反韓侍郎云抴者檠抴也匡弓弩之器也）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衆）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慱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談說之術齊莊以涖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芳潔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況其說之）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吶也（吶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吶吶然非）言而仁之中

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為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如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行如字）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

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致也居錯安居也錯千故反）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也（文謂辯說之辭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噡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即偃蹇也）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太偃蹇而已）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令之世（假如令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令之世謂戰國昬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衆也）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鴞同）欺惑愚衆矞宇嵬瑣（矞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為狂險之行也瑣者謂為姦細之行也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烖則去樂

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誣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嵬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香萃反）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也）是它囂魏牟也（它囂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蓺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也）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為高行也）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已解上）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

約而僈差等（功用功力也大儉日大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約也僈輕也輕僈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鈃同口莖反）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修立為下而好作為言自相矛盾）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紃與循同倜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紃察則疏遠無所歸也）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也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為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翫同琦讀為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解佳買反）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為怐怐愚也猶猶豫不定之貌瞀儒暗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瞀與此義同嚾嚾喧囂之貌謂爭辯也怐音寇又音抽）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堂室之內也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弔反）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

（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為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衆況厚之）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裁同）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湎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

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為詐而巧（巧於為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不聽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為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騁其異見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為察察之辯而操持淫僻之事操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衆（好姦而與衆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是天下之所弃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争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然後為聖賢之德也）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

怪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合羣衆也）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遠罪過者也（遠于願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汙漫已解在榮辱篇）恣睢者也（恣睢已解於上）貪利者也觸

抵者也（恃權勢而忤人）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明著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動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言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自為其俗也）離蹤而跂訾者也（訾讀為恣離蹤謂離於俗而放蹤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蹤當為

縱傳寫誤耳縱與縰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丘弭反訾將此反）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可貴貴道德也）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見汙為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

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為莊祺然蕼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為安泰不憂懼之貌蕼當為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衆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敬）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謙卑之貌恀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恀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為恀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然未詳或曰與孳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吾語汝學者之嵬容（說學者為嵬行之形狀嵬已解於上）

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為俛謂太向前而低俛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為紟紟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紟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填填然滿足之貌狄讀為趯跳躍之貌莫讀為貊貊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止無恒也瞡瞡未詳或曰瞡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平或太察也盱許于反）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貌謂好悅之甚仵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母丁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憎疾毀訾也）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音後）詢是學者之嵬也（事業謂作業也儢儢不勉強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儢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謑詢謂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之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為錯誤因所見而通之也）

弟作其冠神禫其辭（弟作其冠未詳神禫當為沖澹謂其言淡薄也）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為慊於志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耆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惡者效而慕之故有此弊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

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亦未盡聞也）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行汙也行下烏瓜反）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節義也）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倓他坎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

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怨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者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不敢妒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令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心也（非以義服之）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為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鬬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修戰鬬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必以義服不力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也）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侯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三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也）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之勢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撙同卑退也）主信

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者侈也）信而不處謙（謙讀為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己之善寡如不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也）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媚愛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

怨而無妨害之（除怨不念舊惡）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耐忍也慎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强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既旣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凌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重傷之也擠排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以吝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恩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

必厭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僓也（炊與吹同僓當為僨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僓音竟）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墮許窺反）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為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危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勌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勞省所景反）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譬咶與舐同經縊也伏而舐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故君子時屈則屈時伸則伸也（勢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分安有勢不在上而羞為下之心哉）

荀子卷三

謹案卷一第三頁前四行五行彊自取柱刊本彊
訛疆據大戴禮改又按大戴禮柱作折與此異

第四頁前二行蟹六跪而二螯按大戴禮世說新
語晉書蔡謨傳並作八足二螯與荀子及許氏
說文異附識於此

第六頁前一行端微言也蠕微動也刊本端訛耑
蠕訛懦據世德堂本改

第六頁前八行今贊禮謂之贊唱刊本贊唱訛賛
賛据世德堂本改

第七頁前四行所成所出皆在於禮也刊本皆訛
者据世德堂本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高而有墜刊本有訛不据方言
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懦輸愚也刊本無也字据方言
增

卷二第四頁後一行方言云濕優也按方言作濕
憂也本書修身篇注引方言亦作憂此注作優
似誤

第八頁後三行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也按
賢字似言字之誤因各本皆同姑仍其舊

第八頁後六行晻與暗同刊本晻訛淹据纂圖互
注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宋魯之間曰恈刊本恈作牟据
纂圖互注荀子改

第十二頁前二行揚子方言云袪去也按今方言
本袪作抾與此異

第十二頁後七行政法令刊本法令訛令法据纂
圖互異注荀子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頑嚚之貌突凌突不順也刊本
嚚訛囂突訛突並据纂圖互注荀子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
雅烏也刊本弁訛弃烏訛鳥今改

第十五頁後七行知生於憂患刊本知訛智今改

卷三第二頁前六行較兩輢上出式者刊本輢下衍較字据考工記注刪

第五頁後三行四行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絶按下七頁前六行七行亦有此二句息字作滅族字作奏蓋文久而息爲一句節族久而絶爲一句揚注于句讀訓詁並誤

第七頁後八行埤與庳音同豬水處謂之洿刊本庳訛痺豬訛渚並据纂圖互注荀子改

第八頁後二行拙揖也言如以揖擢進舟船也按拙揖擢三字似皆宜從木旁謹識於此

第十頁後四行非十二子篇第六按王應麟困學記聞云韓詩外傳引此止十子蓋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子思孟子當以韓詩爲正附識於此

第十三頁前四行救當世之弊刊本當訛常据世

德堂本改

第十七頁前四行故君子恥不修刊本恥訛處据纂圖互注荀子改

第十八頁後四行第作其冠按世德堂本作第佗其冠與此異

第二十二頁前六行而如也刊本脫而字也字据世德堂本增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如不合當此財利也刊本脫如字据世德堂本增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頊窮則疾力以申重之按世德堂則字下有從之二字與此異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四至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荀子卷四

唐　楊倞　註

儒效篇第八（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履天下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為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沒學雖盡詳究）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道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歸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臣明攝政非為己）

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illegible]也[illegible]變次[illegible]斷如此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illegible]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illegible]）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易位非為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為孫卿）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僕不敢為非執極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勢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必不為悖亂也）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

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棄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為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仲尼將為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者也（豫賈定為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人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為價）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閒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與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也）孝悌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悌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

（海故應之如讙讙宣也言聲齊應之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之貌）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師長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

為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之也）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為止言止於禮義）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墝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

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薦藉也謂相蹈藉撙抑皆謂相陵駕也怍慙也）若夫譎德而定次（譎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譎譎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決德而定次也）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

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異同之言相分別隔異同異己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

（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脩立之稱）敦慕焉君子也（敦厚慕之）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為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塗與途同）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沒也）俄

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迴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鎖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銀鐺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鎖連枷也）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眾多之貌行貸行乞也貸士得反）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衣著）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杅杅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之敬）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導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鄭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為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讀為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傴僂也伸讀為身字之誤也傴身之人而強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衆）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為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以容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

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知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辯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物為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如是則可謂賢人矣井井兮其有條理也（井兮良易之貌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兮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以干非禮也嚴或作儼）分分兮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猒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殆危）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為葳蕤之貌）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

也（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 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為浹浹周洽也）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儒學）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 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 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 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 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為向）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 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 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間謂之扆） 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日以兵家所忌之日） 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 至氾而氾至懷而懷（氾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氾而適遇水氾漲而至懷又河水氾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氾音祀） 至共頭而山隧（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為墜共音恭）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嘗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氾之後三日也） 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 遂選馬而進（選揀擇也） 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于百泉） 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 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鄉讀曰向後也） 遂乘殷人而進誅紂（乘其倒戈之勢） 蓋殺者非

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胄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云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以冕而舞大武韶濩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濩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闔門扉也）跨天下而無蘄（跨越也蘄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太平如此誰復備戒）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篡位者）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細微之物）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

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徵驗）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為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為治一也稽考也考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為成功之後故自愧也愧或為貴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雅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易也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狹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韰惈為嫿韰音下界反惈音果嫿音獲靜好也或曰

（說先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彊為儒服而無其實）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平制度是壹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為嬖舉其上客謂貴美其上客與得其助也億字書無所見蓋眾繞因拘之貌莊子曰睆然在纆徽之中矣）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以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未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之儒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乎）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怍（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千忽反儗讀為疑怍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慙怍也）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作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晻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為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為驗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利故亡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外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為措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明

之謂聖人（通明於事則為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者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安（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力然也）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云能自言其能）察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隆厚也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及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也必在化而為之也）情也者非吾所

有也然而可為乎（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情亦當為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千故反）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并讀為併一謂師法貳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為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遠）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反讀為販）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謂中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致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大積靡謂順積習為也）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

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抄也於宵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汙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衆人也（溝音寇愚也溝瞀與知也衆人謂衆庶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為小儒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之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尺寸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為天子三公小儒可為諸侯大夫禮可以拘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謂為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蓋盡於禮也）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邊也防隄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為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語為士已上之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師告而以遠古也舍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以久遠則為浩蕩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為不正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為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

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之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先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卷四

荀子卷五

唐 楊倞 註

王制篇第九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傅說起於版築為相也）罷不能不待頃而廢（頃須臾也）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惟元惡不教而殺則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分未定也則有昭繆也（繆讀為穆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也）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之欲及）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將其遷善也）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畜養也棄謂投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修聲聾聵司火之屬）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為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人皆願矣）凡聽（論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肯革弊也）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和解調通則寬和不拒下也凝定也凝止謂定止其不可也）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以事試為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及齊起言銳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治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

（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為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不能足也）爭則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諭有差等然後可以為治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過客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迴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也取民謂得民心）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教化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伍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器之上溢下

（漏空虛可立而待也）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國也彊國之術則奪人地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鬬人之民日欲與我鬬吾民日不欲為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己交接之道也）伺彊大之間承彊大之敝也知彊大

之敝此彊大之殆時也（殆危也）知彊大者不務彊也（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定其德謂不輕舉也）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無王霸之主則彊國常勝主或行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擇揀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絶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并讀為併下同）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之矣（見賢遍反）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霸主常勝也）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閔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閔王出奔莒也）桓公刼於魯莊（公羊傳柯之盟魯莊公之臣曹劌所刼也）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為王所以危亡也）彼王者不然仁

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必以禮義也）聽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也）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也）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為政之本）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解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絲畫繢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謂三代故事則是復古必不遠舉也）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困反）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

生（幸微倖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位等級之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異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之民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為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衰初危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財力也不疾苦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間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間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為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為政如此乃可以長久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北海則

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絶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之大大也）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繢畫及化黄金者出蜀山越巂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為矸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為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海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紶未詳書亦無紶字當為蜐郭璞江賦曰石蜐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蜐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通貝為貨故曰衣食之蜐居怯反）西海則有皮革

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貍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為文彩者也）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來為人用也）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車服養謂衣食）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於雜也）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為本君子以習學為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不倦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摠領也要也）無君子

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始為之制度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於沮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使人一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性識）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

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為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政命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為之任使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鼈鰌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

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酖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為人者則謂之聖人也）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一與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其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之器也）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一乘人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也）脩憲命（脩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

（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類也）審詩商（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其徒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謡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禁淫聲（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以時順脩（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大讀為太）脩堤梁（堤所以防水梁橋也）通溝澮（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行水潦（行巡行也下孟反）安水藏（使水歸其埶安謂不使漏泄藏才浪反）以時決塞（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其時也）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艾讀

為刈）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高下原隰也五種黍稷豆麻麥觀其地所宜而種之墝苦交反）省農功（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謹蓄藏（謹藏）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樸於力穡禁其他能也治田田畯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禁謂為之厲禁發謂許民採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順州里定廛宅（廛謂市內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養六畜（勸人養之也）閒樹藝（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勸教化趨孝悌（勸之使從

教化趨之使敦孝悌趨讀為促）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苟有不當必行其罪也）審時事（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於時皆審其時之事也）辨功苦（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尚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若車之利轉之類也）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私造也）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祲兆（占占候也祲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祲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萌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鑽龜陳卦（鑽龜謂以火爇荊菙灼之也陳卦謂揲蓍布卦也）主禳

擇五卜（禳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言兆之形也）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覡胡歷反）脩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易道路（脩而平之）謹盜賊（謹嚴禁也）平室律（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周禮野廬氏曰職有相翔者誅之五家為保也）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抃急禁悍（抃當為折急當為慝已解上也）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

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懸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為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案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屈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

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重意書仲虺之誥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孰能有與是鬬者與安以其國為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獘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獘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

佞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人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為相懸也亦遠矣

荀子卷五

荀子卷六

唐 楊倞 註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宇內形體有異）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為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並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為善或求為惡此人之性也）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遂其意之謂也）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為悅若縱情性而無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羣衆未懸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衆懸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齊等）羣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既無懸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功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所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致能治也）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人不能兼官（皆使專一於分不二事也謂若夔典樂稷播種之類）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為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德謂教化使如分義）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

禍矣（老弱不能以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事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己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為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人各有偶也）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婦之父為婚壻之父為姻言婚姻者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為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為智皆通）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藏

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藏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善藏之）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裕民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名實皆美）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力不足耕耨失時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譑發人罪也譑音矯）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不足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故天子袾裷衣冕（袾古朱字裷字與袞同畫龍於衣謂之袞朱衣以朱為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裷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

（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己下亦服焉鷩冕絺冕皆是也）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積猶辟也辟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雜用養生送死之類出財也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為出使覆蓋不乏絕也）必時臧餘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藏之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為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徼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衆也）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困）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故美

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具有分）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也）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人也言為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為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彫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鄭衛者也）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謂峻宇彫牆之類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亹亹勤勉之貌言彫琢為文章又以金玉為質勉力為善所以紀綱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非特所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材與裁同）養萬民兼

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為智）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厚謂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蔽也斷丁亂反）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百姓以力事上也）力者德之役也（力為德所使役）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父子

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此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皆有稅也使貨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也）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有讀為又掎挈其事挈舉其過伺候其罪詐偽其辭顛倒反覆也靡盡也弊敗也或曰靡讀為糜糜散也弊盡也）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汙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用德故下亦傾覆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地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刺屮殖穀（刺絕也屮古草字也）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謂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事業長其功利）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豈根之事非由人力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為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讀為穫）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度以盆量也言然後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葷辛菜也蔬與疏同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也）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剸車（剸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也）黿鼉魚鼈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一時別謂不及其生使得成遂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皆得成羣也）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遠望如烟之覆海皆言多也）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蚊蝱蜩蝶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衣去聲）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

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隳之也說不免焉（非將隳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是常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云觳無潤也義與瘠同觳苦角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景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上下懸隔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貫故有斯弊）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為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燒焚然）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嚽與啜同惡與烏同）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彊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錭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舉皆也于是猶言是于言生民所願欲皆在是于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不絕也渾戶本反）汸汸如河海（汸讀為滂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大讀為泰優泰也使）

（謂為上之使可使則有功者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将将皆聲和貌穰穰衆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争（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則非鬬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必寡雖尚儉而民彌貧物不能贍雖以鬬為非而日日争競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頓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萃猶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愀然變動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瘥病也憯曽也懲止也嗟字句為或作若）垂事養民（垂下也以上所採持之事下就於民而養之謂施小惠）拊循之唲嘔之（拊與撫同揗循悦也唲嘔嬰兒語聲也唲於佳反嘔與謳同）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麮（麮煑麥飯也丘舉反）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為治偷取其譽）僋然要時務民（僋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僋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彊民也僋子牢反要一饒反）進事長功（益上之功利也）輕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而安然忘於失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事雖長進而百姓怨）是

又不可偷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為此勞苦民之事也）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曰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暍傷暑也或曰宛當為奥篆文宛字與奥字略相似遂誤耳奥與六反熱也）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明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以下且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嬰累解釋也言君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使嬰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悦乎慶賞若先責己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切說讀為悦）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三德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嚮讀為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勉力為調和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

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謂著於事業之欲反或讀為屬）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為險險謂徼幸免罪苟且求賞也）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曰申）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得時不奪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為善者也）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可行）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先塞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限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為譬屮古草字）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埸同端首也見賢遍反）其候徼支繚（候斥候徼巡也支繚支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無不察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路是貪主已（路謂無城郭墻垣主貪財民貧力不足故路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慤所親信者不愿慤也主闇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筭也須待也孰精孰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熟極察然後行言不簡易急於貪利者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昧也或讀為荒言不習熟也軔柔也亦怠惰之義僈與慢同楛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凌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

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之人也）觀國之彊弱貧富有徵驗（徵驗言其驗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漸進）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帥同）上好攻取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夫衆則國貧（所謂三百赤芾）工商衆則國貧（農桑者少也）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為限量則物耗費）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田野縣鄙者

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窌窖也掘地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窌匹教反）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叙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節謂撙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蹷傾倒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

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為于偽反）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行下孟反）伉隆高（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紃條也謂編麻為之粗繩之屨也或讀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過王公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祇成惡名故不攻也）

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縣君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内之聚也保固視可（其境内之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午讀為迕遇也周禮遵人職云朝事之遵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間以北煑種麥賣之名曰麷撥鄭之說麷麥之牙糵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麷與豊同）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為仇敵為子偽反）將脩小大彊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為順脩小事大弱事彊之義守持此道以順大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說音税）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否不攻也為于偽反）則國安于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順養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按起而制之（或曰按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

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有而已）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鳲鳩之篇）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此謂以地賂彊國割地必不多與故以錙銖言之厭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彊垂以賂之）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也）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雖為之逄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逄蒙古之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為腰橈曲也膕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為廬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橈膕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不謂能齊一其人同力以拒大國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也）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

（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齊壹也節奏禮之節文也謂上下皆有禮）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衆庶齊於下（上政均平故民齊一）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極願來附也）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火炙炎赫也）威彊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鬬也）故曰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六

謹案卷四第一頁後二行成鮮據左傳當作成鱄

第五頁前四行若夫謫德而定次刊本謫訛商今改

第七頁前四行漢書所謂鋃鐺者也刊本鋃訛銀今改

第十頁前一行忍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刊本人之訛人皆皆論訛之論今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蓋環繞囚拘之貌刊本繞訛統今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況在人矣乎刊本無乎字今增

第十九頁前四行師告而以遠古也按此句未詳疑而以係不以之誤

卷五第八頁前五行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刊本沮訛所据世德堂本改

第八頁後六行謂竭其財力也刊本財訛才据世德堂本改

第九頁前五行此云南海刊本海訛方今改

第十頁前三行始謂麴與一也刊本一訛士据世德堂本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使農夫樸力而寡能刊本樸訛僕据注改

卷六第七頁前四行小注苛關市之征刊本市訛中据正文改

第十五頁前八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刊本與字誤置百姓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楊　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七至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荀子卷七

唐　楊倞　註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勢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有也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湣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謚也為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謚故與此不同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名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然落石貌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

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舉皆也所與為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嚮之者則皆義之志意謂不懷不義之意也或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仰魚兩反）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著之言語（以義著言語謂所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斷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亳湯國都鄗與鎬同武王

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他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理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救魯衛不遂滅之為己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亦當為基也）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為霸又如字諸侯之長為伯春秋左傳策命晉侯為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也）非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雜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未能循於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也）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齺齒相迎也齺然上下相向之貌齺土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

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彊能危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畧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言寇將至之比也）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離析）如是則敵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為靷靷引軸之物結引續縣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說客引軸馳騖於他國以權詐為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三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焉）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

（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強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為龜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道達之薉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危塞則亡（所以為之擇善）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茆土然後為安或曰修封疆立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慎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答辭也道皆與導同）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叮嚀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

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坦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圃田是坦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為饜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此何故有饜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國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踈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

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刁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者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為為禮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

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為其傳寫誤耳佚安樂之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國之道）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彊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辯分別事）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計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已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鄉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鄉方為務不敢姦詐也）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任）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窮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尹子曰充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仕勢使然也日音而實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耗謂精神竭耗悴顦顇也）如是則

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婢也方言謂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勢業權勢事業也）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勢苦）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揔領也議其所揔統

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三公處於內是揔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共讀為恭或讀為拱垂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將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土地奚往哉）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材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勢盡於此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矣）兩者合而天下取

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蠭門即蠭蒙學射於羿羿蠭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蠭音逢）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馭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馭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

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少也）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謝與榭同）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浹浹洽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名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積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大焉合

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睪牢未詳睪或作睾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睪讀如以媷荼蓼之媷牢與漢書立婕軫莫同皆修理斡運之意也）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無䘏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閒泰貌或讀為曠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復）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相反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蹞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塗）

（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歳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歳而不知求誠能之士）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謂平之使善者也）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用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倂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正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浹）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間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

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而為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為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抏之脩（懸簨簴也泰與汏同抏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脩也）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安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為又智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閒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綱紀也盛讀為成觀

（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修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為尚）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大水貌也）生民則致寬（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他故焉（不愉不字剩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凌觸盜竊也）

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㑌惡之如鬼（字書無㑌字蓋當為尫尫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尫而奚若新序作賤之如㑌亦也）日欲司閒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閒伺其閒隙投擲也籍踐也一作蹈錯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卒千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往與人也言情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兵甲田賦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循政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

也（以不隆禮義為成俗）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辯（辯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譏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政董逋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月斬陽木仲夏月斬陰木是也佻與條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用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遊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

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辯也

荀子卷七

荀子卷八

唐　楊倞　註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傳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

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

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詘而不苟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待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為身也謹修飭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偏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

聖人審之禮也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蓄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

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

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聖王則術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所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

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寳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

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

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

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

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

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

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慤拘録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才也修飾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為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荀子卷八

荀子卷九

唐 楊倞 註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並在下）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説（説音悦或作税）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其軍政也）内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形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令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倉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之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受令於秦王填黽塞之内而投已於黽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貴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臣儀或作祿）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大后也）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君及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説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朝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咎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

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不忤犯使怨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

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為智）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彊其亮切撟與矯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郤至驟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佛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

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之以為已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也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也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道行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故明主好同而闇

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掩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者也諂諛則遂成闇君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匡救之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撟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拂音佛）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為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

（如此而不發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從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撟強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強哉撟剛折剛直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湎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怨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為開傳寫誤也內與納同言既以沖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若馭撲馬（撲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若食餧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餧人之欲食或曰餧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至憂之端則遷善也）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忻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怒之人因君怒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所謂即化易君性也）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不疾言怠慢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違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佗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為害有甚於此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統綱紀也言已端慤乃處而待物也）禮義以為文（用為文飾）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喘與勸學篇端同喘微言也臑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臑人元反）詩曰不僣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僣差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鬬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順（忠有所壅塞故通之然而終歸之於順也）權險之平（權因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

也（闇君不知所以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各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周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受大玉謂挺也長三尺執圭搢挺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摻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仕篇第十四（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擁

（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譖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舉謂顯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還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明白天下皆願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務夸妄誕作偽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

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庸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程者物之準也

（程者度量之摠名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敘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預）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盧困反）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湍峻則多旋流也）樹落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己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荀子卷九

荀子卷十

唐 楊倞 註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嬴與王處京臺之下更嬴曰臣能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鴈從東方來更嬴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嬴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孤虛之類也）下得地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

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乘勢爭利）所行者變詐也（奇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感忽恍忽也悠闇遠視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棄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為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爛也新序作以指繞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擊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且仁人

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為其耳目或曰謂間諜者）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或以傳為博博衆也而一如一也言和衆如一也）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行列言動皆有備也）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耶之利鋒也）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圜居而方正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埵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埵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鍾也東籠與涷隴同沾濕貌如衣服之沾濕然新序作隴鍾而退無鹿埵字）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如畏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不可得詐欺也）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見侵

削反謂不服從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謂為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之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動用也）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及戰國諸侯之事也）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卬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宜向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彊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也重祿重難其祿不使素餐也節忠義也若能隆禮效功則彊上戰功輕忠義則弱大凡如此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士賢士也）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彊不齊者弱（齊謂同力）賞

重者彊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則彊輕易其賞則弱也）刑威者彊刑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彊不當罪則人侮慢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彊（攻當為功精好加功者也窳械牢固便利於用則彊也）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窳病疾也音瘐楛濫惡謂不堅固也）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重難用兵者彊）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政多門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技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

不賞是無本賞也）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可偷竊用之也毳讀為脆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居可以旦夕得甘脆以養親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易說卦曰渙者離也）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憑依而易也無日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賃市中傭作之人而使之戰相去幾何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衣於氣反屬之欲反）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冠軸帶劒（軸與胄同漢書作胄帶劒顏師古曰著兜

牟而又帶劒也）贏三日之粮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傜役也利其田宅不征斂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優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乏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之民狹隘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敵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劫之以勢（謂以威勢劫迫之使出戰）隱之以阸（謂隱蔽以險阸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阸隱藏其民於阸中也）忸之以慶

賞（忸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慶賞使習以為常忸女九反）鰌之以刑罰（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鰌我音秋或作䠓七由反）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阸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為戰而立功者衆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為之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衆彊長久也不復其戶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為正言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

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干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愛貴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禽滅之）故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之技擊也隆勢詐謂以威勢變詐為尚此論秦也尚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纔可漸染於外中心未悅服漸子廉反）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服其心是齊一人之術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也）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辟音譬墮毀也錐許唯反）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不必試也）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餘猶悍皆化而來臣役也）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齊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翕斂也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猶言代強代弱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由用也以詐力相勝是盜賊之兵）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蹻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滅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臣封為商君者也繆蟣未聞焉）是其巧拙彊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相若相似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持也掎挈猶言掎摭也司讀為伺詐欺詆也皆謂因其危弱即掩襲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兵之域也）然而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脩若湯武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是其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是智之大）行莫大乎

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故制號政令（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敢凌奪矣）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為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道言也行也）夫是之謂六術（自制號政令已下有六也）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彊使人出戰而輕敵）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熟謂精審泰謂不恡賞也）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謂一守而不變）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百官軍之百吏得序各當其任）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夫是之謂至臣（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

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敗之禍也）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于五步六步乃止齊焉）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驕矜）敬謀無壙（無壙言不敢須臾不敬也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及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躐同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為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捍其賊謂為賊之捍蔽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

貢（順刃謂不戰偝之而走者蘇讀為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鬬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戰國策趙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竭蹷顛仆猶言匍匐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長）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服故不攻擊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豈尚侵伐乎）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潛軍不留衆（不久留暴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囂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非謂愛人循理）孫卿子曰非女

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於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四王謂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為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来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曹風鳲鳩之篇）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為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之比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人為便之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

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成王有此語弟子所知故引以荅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諰作鰓蘇林曰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鰓懼貌也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轢之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行素修）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前行素修謂前行已之素已修之行讀如字）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如李斯之說也）禮者治辨之極也彊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揔也（辨別也揔要也彊國謂彊其國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鞈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鞈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宛鉅鐵釶慘如蠭蠆（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鋼曰鉅釶與鍦同矛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楊之間謂之鍦言宛地出此剛鐵為矛慘如蜂蠆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鍦音音輕

利僄遫卒如飄風（言楚人之趫捷也僄亦輕也匹妙反或當為嫖姚之嫖嫖驍勇也遫與速同）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殆謂危亡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志沛國有垂鄉豈垂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眛與蔑同）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蹻楚將言其起為亂後楚遂分為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步而不見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蹻為盜境內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蹻初為盜後為楚將）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繞也方城楚北界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舉謂舉而取之鄢郢楚都振擊也槁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鄢郢也）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格古責反）殺戮無時臣下凛然莫必其命（凛然悚慄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試用也詘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或音辦）溝池不抇（抇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也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

（蓌鉗亦音掘或曰拑當作相篆文相字與拑字相近遂誤耳）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竟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塞先代反機變謂罷械變動攻敵也）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他故焉（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和胡卧反）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尤怨也流行也言通流也）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傳

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厲謂抗衆使人畏之）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扼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阸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勢隱之以扼狃之以慶賞之類阸或為險）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後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為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孼若祓不祥（敦厚也毒害也孼謂妖孼祓除之也）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

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能自修德者）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皆從化之也）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

（順從也謂好從恭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為僻）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矜謂夸汰糾謂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之也）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皆化也至一極一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塗治其道塗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處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彊是以德兼人者也（俞讀為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為我勢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地藏曰窌掌窌主倉廩之官窌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朞

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朞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所歸之民可信本非慕化故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全言城邑也富具言府庫也趨歸也士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盡也）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彊（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彊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十

謹案卷七第三頁前五行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刊本比訛相今改

第九頁前五行不示弱親小事刊本弱訛窮今改

第二十頁前一行以不降禮長為成俗刊本禮長二字倒據正文改

第二十頁後三行由質要刊本要訛晏據左傳改

卷八第一頁後二行雖博傳刊本傳字闕據世德堂本補

第一頁後六行一人以擇按今書經擇作懌附識於此

第四頁前二行君者儀也云云按帝範注引此條有民者影也民者水也二語附識於此

卷十第三頁前八行隴種東籠而退耳注其義未詳按北史李穆傳罵周文曰籠凍軍士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隴種車騎周隋時尚有此語

第五頁前八行八兩曰錙刊本訛人兩日錙據纂圖互注荀子改

第九頁前七行參之以此物按韓非子作參之以比物

第十頁後五行獵與躐同刊本躐訛殘據纂圖互注荀子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張裕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荀子卷十一

唐　楊倞　註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熟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已（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劔規模之器也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劔也）然而不剥脱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剥脱謂刮去其生澁砥礪謂磨淬也）剥脱之砥礪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劙割也音戾劙盤盂刎牛馬蓋古用試劔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吴干將之劔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盂盤盂皆銅器猶鑄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容易也）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如彊國之初開此也）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攖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盡亡也）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

威者不可不熟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中[illegible]之[illegible]）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黭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黭黑也猶闇然黭烏[illegible]）

（[illegible]）如是百姓劫則致畏（畏劫脅之時則畏也）嬴則敖（謂嬴緩之則敖慢其）（[illegible]）上執拘則最得間則散（最聚也間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中丁仲反）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動）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讙喧譁也敖喧噪也亦讀為敖謂叫呼之聲敖敖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為奔潰然也民逃其上曰潰）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戍宜從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莊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右枕幼妾左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方受令於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也）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言蔡侯自奉其社稷歸楚非已之功也）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舍子發名屬之欲反二三子楚之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

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誡教也凡發誡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從集相以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衆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滅蔡故曰衆威也已上公孫子載子發之辭也已下孫卿之辭也）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恭其辭賞則固陋非坦明之道者也）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

功已立則人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禄皆謂廩食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慙恥於心）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揭其功族黨遺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按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以同也）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勢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勢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為屏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亶有之矣（亶讀為擅本亦或作擅或曰亶誠也）然則胡

不敺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敺謂駕馭之也或作謳歌此勝人之勢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於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安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勢）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之也）大燕鰌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鰌蹴也如蹴踏於後莊子風謂蛇曰鰌我亦作蹲我後也）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鉤謂鉤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弊）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取其二也）三國若假城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歸之也）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亡問以為何如也）兩者孰足為之（兩者）

（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埶一則天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也）勢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勢謂國籍之所在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其數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倜然高舉之皃舉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變皃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汙漫謂穢汙不修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汙烏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常言湯武以

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相與（陶當為檮杌之檮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棄已之所安彊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衆與地也）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咶與舐同經縊也救縊而引其足愈急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閑閑韓子曰秦百貍首射侯不當彊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櫜或作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為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歾當為刎）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惟垣此之謂也（大雅板之篇義已解上也）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

（止用義術則行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力止義行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認認然（認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說音悅）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此楚項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鄢郢燒死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讀為避）視可司間安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代司音伺間隙也剡亦斬也）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秦能使讎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為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有江南也）北與胡貊為隣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西皆隸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所得者乃與齊為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在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圍

漢書曹參下脩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傳寫為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耶史記朱忌謂魏安釐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垝圍聲相近疑同垝居委反）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謂趙樹松柏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今秦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秦之彊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認思里反）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彊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伐）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

（是也）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父城縣西南也）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流灌之利也）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故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流邪淫也汙濁也不流汙言清雅也）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也）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廨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楛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為王事靡盬之盬盬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間朝退也古覓反恬然安閒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秦似之）雖然則甚有其諰也（諰懼）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

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當日日留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蛭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淺則時日既淺所積亦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為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累功累業至於弊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者）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霸者敬時（動作皆不失時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戚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甚多）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

（之功也）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効）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限禁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義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白刃捍乎胷則目不見流矢（捍蔽也捍敝於胷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憂流矢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救首也拔或作校或作枝）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病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明人君

當先務以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天非愛堯而惡桀也）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疫癘所不能加之矣）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畧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畧減少也罕希也養畧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渴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祅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

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參於天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迴旋也炤與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脩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養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者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耳鼻口目形之五官是天使為形體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

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言天政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論天所置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為也）暗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聲色臭味過度）棄其天養（不能務本節用）逆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蕃滋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脩政違天之禍）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知務道達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脩政則可以任天地役萬物）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如天地之成萬物若偏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也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

者矣（所以記識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秋長秋歛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以記識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効之為賞罰以治之知或為和）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官人任人欲任人守天在於自守道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

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匈匈喧嘩之聲與訩同音又許同反行下孟反）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言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詩曰何恤人之

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節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錯置）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己而不苟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僥倖而不求己故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有不慕）君子小

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荅無何也言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墜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因遂畏懼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遍反）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

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祅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楛耕謂麄惡不精也失薉謂耘耨失時使薉也政險威虐也薉與穢同）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舉謂起兵動衆錯謂懷安失於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祅祅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祅也錯置也置此三祅於中國則無有安也）其說甚邇其菑甚慘（邇近也三人祅之說比星墜木鳴為淺近而其菑害人則甚慘毒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祅（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氣乖所感故生非其類也）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為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君子以為文而百

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煇不赫水火不積則煇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道也）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為輪直者為桷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亦無益也）百王

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為道之條貫也）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為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理貫不亂（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為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謬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差謬可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畸者不耦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羇）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表標準也陷溺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愚者不能盡一物也）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以偏為知道豈有知哉）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聃孔子之師也著書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也據此說則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刑又胡泠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夫羣衆在上之開導皆處後而不慮先羣衆無門戶也）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信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尚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為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卷十一

荀子卷十二

唐　楊倞　註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如此也）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効上是不相須者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謂眩惑也與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廉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惑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

（人人懷私相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尚書多方曰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也）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子也（子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勢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才不中（不中謂處

（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勢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勢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一夫焉）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効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為弒君乎由用也効明也用此論明之）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

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墮損湯武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偽不能和輯）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非聖人安能致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縣天下如權稱之懸揔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其妻子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計度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猶是傴

巫跂匡大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尫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尫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尫而奚若言俗此說猶巫尫大自以為神異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有以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有以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皐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湼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幪以黑巾幪其頭而已）慅嬰（當為澡嬰謂澡濯其布為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緦冠繰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繰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也艾蒼白色畢與韠同蔽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為韋也）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為紨傳寫誤耳紨枲也慎子作紨言罪人或菲或枲為屨故曰菲紨屨紨方孔反對或為蒯禮

衣疏屨傳曰麄蒯之菲也）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復紨當刖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惡烏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為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禮記明堂位說旗曰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

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乃刑重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之所罪則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刑故典當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亂故法有重輕）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行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差也）故魯人以榶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盌謂之榶盂謂之柯或曰方言榶張也郭云謂穀張也）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遐遠又各在一方雖同為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封內甸服（王畿之內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為天子服治田也）封外侯服（畿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

里也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王也韋昭云侯服侯圻也）侯衛賓服（韋昭注國語曰侯侯圻衛衛圻自侯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蠻夷要服（職方氏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戎狄荒服（職方氏所謂鎮服者也韋昭云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祭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高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墠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為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耶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淮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或欲吏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言也）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羸瘠者以喻智慮淺）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智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鼃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埳井鼃戶蝸反）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墠亦同義謂除地為墠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於位讓於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勢位敵之名若上下相懸則無與讓矣有讀為又）道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焉用禪位也哉）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而禪之也）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作決德而定次）皆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擅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朝不易位國不易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

（厭然順服貌一涉反鄉音向）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豈謂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也（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易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為禪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也）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憚勞苦以為聖王亦然也）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間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也）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綦極也）曼而饋

（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代睪而食（睪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睪讀為藁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為澤澤蘭也士虞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並水旁睪傳寫誤也遺其水耳代睪而食謂焚香氣歆歆即更以新者代之）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礿祀蒸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為侍）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容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謂之扆依與扆同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言施此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出門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為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宗廟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官禮記曰大祝掌祈福祥也）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曰大路繁纓一就越席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記大路越席為質素也此云養安以為威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側載睪芷以養鼻（睪芷

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中倚側載芷用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軝錯衡毛曰錯衡文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皆以鸞和為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三公奉軶持納（軶轅前也納與軜同軜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鋈以觼軜）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在五等之列者）小侯元士次之（小侯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也）庶士介而坐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坐道被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庶人隱竄莫敢望視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敬畏之甚也）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衍不字也大老者休息名言主吏有休息之安樂過此）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皆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

（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向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矣（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言嵬瑣之人縱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嵬瑣之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狂妄之說）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躄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太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嵬瑣者不祥者慶字亦無[illegible]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亦[illegible]從人降噂噂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為此者蓋由人耳）世俗之

為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之葬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壟之識）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抇不抇者之所言也（抇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必有所云為也）不以備不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又有禁限不得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象以為樹（樹之於壙中也）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覲當為瑾華蒲有光華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疏龍）

（蓋即龍疏疏韻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賁為賁於棺椁中或曰蓋與疏同）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餧羸瘠於下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蓋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抇人之墓

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抇也安得葬埋哉（不可得葬埋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抇也亂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潮泥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背棄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慢侮而不以為辱則可使人不鬭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鬭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鬭此人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鬭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鬭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鬭必不得）凡人之鬭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鬭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鬭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知宋子有見侮

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鬭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猪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猪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鬭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鬭（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鬭（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鬭與不鬭耶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為稅）金舌獘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敝口

（以諭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蔽口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鬬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詩爲禁）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智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爲有益於人耶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爲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

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

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舊制）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爲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爲法）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爲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爲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勢謂勢位也）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僈（汙穢行也僈當爲漫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持頭也搏手擊也）捶笞臏腳（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腳古腳字臏腳則刖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斬斷枯磔（斷如字枯棄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爲披磔牲也或者枯與疈辜義同與韓子曰淮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行而輒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藉靡舌縪（藉見淩藉也才夜反靡繫縛與縻義同即謂骨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鏁相連繫也舌縪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解）（窮亦恥辱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

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爲堯有勢榮無害爲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爲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爲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爲己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塼塗而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塼塗以塗塈塼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也）蹎

跌碎折不待頃矣（蹎與顛同蹎也頃少頃也）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故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尺證反情欲之寡或謂情之欲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耶亂莫大焉（知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為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十二

荀子卷十三

唐 楊倞 註

禮論篇第十九（舊目録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丈爲叱）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扶向反）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

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䫉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䫉古貌字檖䫉未詳或曰檖讀爲邃䫉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䫉讀爲邈言屋宇深邃綿邈也笫牀棧也越席翦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窓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君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正論篇）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龍旂畫龍旂爾雅曰素陞龍于縿練旂九斿正幅爲縿斿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兕（謂武士寢處於甲冑者也）持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韔鏤膺劉氏云畫虎於軨竿及楯也）蛟韅（韅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爲之）絲末（末與幦同禮記曰若羔幦虎犆鄭云覆苓也絲幦蓋織絲爲幦亡狄反）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爲汁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

龍首衡軛）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爲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孰使其知其出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遥反）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閒適之屬是乃所以長奉養其財不相侵奪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禮讓則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爲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

（者必死也）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用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懦讀為愞言苟以怠惰為安居不能暴設辭讓若此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說讀為悅言苟以情悅為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奉其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祖者周之后稷）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不敢懷司馬貞云思也蓋誤耳）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為德言德之本在貴始穀梁傳有此語）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蹈亦作啗司馬貞曰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係謂為先道道誤為蹈傳寫又誤以蹈為啗耳）所以別尊者事尊

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士立二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以此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也天子廟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祫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也本謂造飲食之物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用謂酌獻也以玄酒為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從飯以稻粱者也）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祭也齊讀為嚌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謂脩飾理謂合宜）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為太太一謂太古時禮記曰大禮必本於太一言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

（云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醮盡也謂祭禮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肵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朴亦象太古時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太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未發齊也司馬貞曰發齊謂昏禮也父親醮子而迎故曲禮云齋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也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大路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記曰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乘麻絻緝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袞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幬司馬貞曰幬音裯謂車蓋素帷亦質者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長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什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為簡略也尚拊之膈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即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戛擊鳴球韋昭曰古文膈為擊或曰膈當為拊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亦相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

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曰拊膈猶懸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通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為戛）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畧成於文飾終於梲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梲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盛也）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文勝於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其素是亦禮也若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者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大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大一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畧終於梲梲亦殺也殺亦脫畧是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明隆殺委曲之情足以悅人心也）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

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墜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隊司馬貞曰恣睢毀訾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方猶道也）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貢獻問遺之類為行禮之用）以貴賤為文（以車服旂章為貴賤文飾也）以多少為異（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為要（隆豐厚殺減降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為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

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上玄酒本於質情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清濁相混）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鶩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厲鶩疾鶩也史記作廣騖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庭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泯無所知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為彷徨猶徘徊也挾讀為浹帀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宏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宏廣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

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為鬬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死不可再復故於此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為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君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重（禮記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三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鄭云五重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椁與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禮記君陳衣于庭百稱之類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翣菨當為翣蔞鄭康成曰翣蔞棺之牆飾也翣以木為之以白布畫者雲氣如今之扇也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柳之言聚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之車其蓋曰柳柳之章之象荒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已下各有差也）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

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衣衾記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殣道路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今昏殣如殣道路之死人也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飾杖也今猶謂無緘飾為緣身者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君父也）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讀為注注纊即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紸當為絓絓古化反以為絓字非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相厭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

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皆尾三月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記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朝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也）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之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凡謂常道）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尒與邇同翫戲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

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過時則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生恤生也謂送死有禮使生有節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窕讀為姚姚冶妖美也）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棄（立麤衰以為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自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懾猶戚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踈之節期至矣（期當為斯）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為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故說豫娩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讀為悅）

（豫樂也娩媚也音晩澤顏色潤澤也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終見也）歌謠謸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謸與傲同戲謔也說文云謸悲聲與此義不同諦音啼管子曰豕人立而啼古字通用號胡刀反）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餰鬻菽藿喪者之食）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絻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餘為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已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為文章也資與齊同即齊衰也麤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此服也繐衰也鄭云繐衰小功之繐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踈者謂之繐今南

陽有鄧林繐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枕菅屨也）疏房檖䫉越席牀笫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疏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非順敦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敦精也脩治也為作也）故曰性者本始材

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之往）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

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鄭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為括體謂爪揃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唅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持之事執或為持）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枇髮為粟濡溼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蓋末世多不備禮也）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纊鄭云瑱充耳纊新綿也）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禾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設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鈎帶矣（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縉紳謂扱於帶鈎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鈎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唅後

（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鞈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鬠而不笄謂但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鬠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異也）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書其名於旌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為之長三尺夏祝取飯之餘為粥盛以二鬲懸於重冪用葦席書其名置於重謂見所書置於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薦器謂陳明器也鍪冠卷如兜鍪也縰韜髮者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縰也鍪之言冢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甕廡虛而不實（士喪禮甕三醯醢屑廡二醴酒皆有冪盡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有簟席而無牀笫（此言棺中不施牀笫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木不成於雕斲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味當作沬沬靧也）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鄭云無宮商之調也）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輴軸也國君謂之輴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輴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啟遷於祖用軸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

至葬時埋之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從他道也）畧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畧而不盡謂簡畧而不盡備也貌形也言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音速也速藏之意也金謂和鸞革車軾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胷或曰貌皆為邈像也今謂畫物為貌下貌皆同義）象徙道又明不用也（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有異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之屬明器鬼器塗車芻靈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沬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貌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邈）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䩶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車軾及後戶也）無帾絲歶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為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斂衾夷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歶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

（曰綏讀為緌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緌鄭云以五彩羽注於翣首也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為柳蔞字誤為縷耳菲謂編草為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為扉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菲讀為扉戶扇也幬讀為帳幬讀為幬幬網也帷帳如網也）抗折其顡以象槾茨番閼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槾扞也茨蓋屋也槾茨猶墍茨也槾莫干反番讀為藩藩籬也閼為門戶壅閼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槾茨番閼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葬也者藏也所以為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形狀以為謚也繫世謂書其傳繫若今之譜牒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

之術也（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為敵）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日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可易月而已）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禮記斬衰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為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疋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巡故鄉徘徊回旋飛翔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蹰不能去之貌）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也（燕爵與鷰雀同）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疋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知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illegible]）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illegible]制節謂[illegible]）然則何以分之（分[illegible]於三年[illegible]）曰至親以期斷（[illegible]）是何也（鄭云問[illegible]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以易矣四時則以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也（宇中[illegible]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言此者期可以為斷何乃三年為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載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隆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恩不若父母也）故三年以為隆緦麻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閒則其閒也古者文情在隆殺之閒也）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言所象天地又是盡人恩聚居粹厚之也）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文飾人道使成巳孝鄭云言三年之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也）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

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之有所別也文理法理情貌也原本也情由也貌其散也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以之相率致而至於三年不可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飼）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所謂保康叔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被謂兼飲食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者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之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

緜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從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緜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緜讀為由從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憛詭唈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憛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唈僾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僾唈也郭云嗚唈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吉有待而至也憛音古革唈音邑僾音愛）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憛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

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惆然悵然也嗛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也）故鐘鼓管磬

琴瑟竽笙韶夏護武汋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憛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為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鐘鼓韶夏之屬箾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汋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憛詭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憛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為頓頓困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為文飾）卜筮視日齊戒脩

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為項燕視日脩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於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歆饗其祀然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按祭尸取菹抹于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受尸尸祭之又取肝抹于鹽振祭嚌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嚌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醮也）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也）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

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十三

謹案卷十二第五頁後六行或行字也刊本也訛或今改

第七頁後四行謂穀張也按穀張疑彀張之訛因方言注與此同姑仍其舊

第八頁前五行職方氏所謂鎮服者也按國語注荒服兼鎮蕃二服言此注似脫蕃服二字附識於此

第八頁前七行月祀于曾高也刊本高訛祖據國語注改

第十一頁前二行實綏澤焉刊本綏訛緩據儀禮改

第十一頁後一行唱射者所以自防隱刊本訛唱射者所謂隱見也據爾雅注改

第十八頁前三行為披磔牲也刊本磔訛傑據周禮注改

卷十三第四頁前六行因以見天子至於士刊本

天訛大今改

第八頁後一行帀也刊本帀訛市据纂圖互注荀子改

第九頁前三行或曰㲉讀為鬭㲉於菟之㲉刊本菟訛莬今改

第十三頁後一行今南陽有鄧林緫布按儀禮注無林字布字附識於此

第十四頁後六行生稻禾也刊本稻訛桶据世德堂本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謂編草為蔽刊本草訛章今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或曰菲讀為扉刊本菲訛非今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墨墨子之法刊本脫一墨字今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荀子卷十四

唐 楊倞 註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

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治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

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君子以為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

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

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箎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耶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簫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謘謘

乎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

也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十四

荀子卷十五

唐 楊倞 註

解蔽篇第二十一（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妬於異術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德道之人（有賢德也）亂國之君非之上

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數為蔽（數為蔽之端也）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為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為斟斟觀夏同姓國蓋其君當時為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啟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賈侍中云有蘇紀姓之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為上用也非或為誹）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為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為鬲傳寫又誤為亭灊音潛）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

王而受九有也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鶠鳳其雌凰秋秋猶蹌蹌謂舞也干楯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云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罰不善者善者胡為畏王少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乘輜車之李史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史受笥又戴驩謂齊王曰王大仁於薛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驩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

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翼也）名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勉彊於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彊直亮反）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孼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於仁

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俗當為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簟反）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由勢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勢而去智則盡於逐便無復修立也）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辯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大道也一隅猶昧況大道乎）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衆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愽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懸衡揣其輕重也）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

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為可可謂合意也）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妬賢害善）夫何以知（問何以知道人也）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懲姦去惡）何患

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曰心（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下意同言心未嘗不苞藏然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為志）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

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既不滯於一隅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必謀慮）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於智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說則是虛一而靜也）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一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一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一則盡思道者靜

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末隨之）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一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也）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當為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為理材或為裁）恢恢廣

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為皥皥皥廣大貌涫涫沸貌紛涫雜亂貌涫音官又音貫）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為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也然所以為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

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一而靜也）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也）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官賢周之列位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言易得之物與易盈之器以喻人矣周行之心二之則不可況乎難得之正道也而可以他術貳之乎）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專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闕謂能名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名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當其任無為差錯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眾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偏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則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為治養其未萌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於一道不[illegible]於一隅也）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與機同也）故人心譬如槃

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濁謂沈泥滓也下同）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冲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麤理也（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為異端所蔽則惑矣）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註云黃帝臣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并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當為視曾子曰有人視庭中可以搏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觙觙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䖟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也）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荅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修身也）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寢臥而焠其掌若剸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焠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思道之至則自無寢焉用焠掌乎）若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如舜者）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不在作為苟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跡清謂虛白）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

（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為謂知違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謂全無違理强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蹞與跬同半步曰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為哅哅勢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哅哅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勢亂耳目之所主守哅許勇反）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而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辰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

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慎墨之屬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消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消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消名蜀梁列仙傳有消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水能致風雨者也）其為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好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為立魅也（卬與仰同）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弃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慌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為無也有無謂以無為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俞讀為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為凝）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浹

（周也子叶反或當為接）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為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

（而近之則為君子士者修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是則謂之能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其甚非以分為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修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修飾蕩動而為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為是也）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詍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眾以為是者而非之以為非者而察之）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覩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

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滑亂也音骨彊鉗彊服人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夸也）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幾近也安辯幾利謂安為辯說所近者惟利也）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季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以為辯君子賤之博聞彊

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所作者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胷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悒同快也憐讀為怯惜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悒快怯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

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其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為明則臣下誑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也）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十五

荀子卷十六

唐　楊倞　註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後王之成名（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効者也）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衆名之分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耳目之精靈與聞見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為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情雖無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

（行之則為矯拂其本性也矯）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之業也）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邪行行下孟反）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之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知所能在人之者謂之能能其能也）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反）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遇謂之命命者知天所命然也）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累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尤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鶉袴民之獻袍衣鶉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丈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約）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儒誤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自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鳥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已下覺明有名之意）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分辨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異之意）

也曰緣天官（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小大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各為制名也）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也）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清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竽笙類所以導衆樂者也不言革木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竽是竹為音聲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聲萬物衆聲之異者也）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衆味之異者也）

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烏皫色而沙鳴鬱洒未詳酸暑浥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螻螻蛄臭者也）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與癢同滄寒也滑與汩同鈹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鈹當為鈒傳寫誤耳與澁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滄初亮反又楚陵反）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心有徵知（徵名也言心能名萬物而知之）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名知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名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名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知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謂單名復名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若單名謂之馬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別也）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

（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揔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人皆謂之天也）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可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鴽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

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鬬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之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亂正名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為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熟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爾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鐘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熟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也）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稽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為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辟言

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辨說是非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達之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使之不必更用辨勢也辯勢謂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荀卿自述正名及辨說之意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明之也）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辯說則萬事不行故為用之大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於易知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同配偶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與深俱不失其所則為知名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當為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辭也

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亡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辯說者不唯兼異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者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為辯說之用）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辯說所以為心想象之道故心有所明則辨說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生物心之於道亦然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國之常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故以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為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辯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辯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辯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以聖人之辯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辯說雖兼聽兼覆

（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體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祅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騁辭辯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辯也以公心辯謂以至公辯它人之說是非也）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辯說不求令眩於衆人也）不賂貴者之權勢（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勢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也辟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為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辯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貌俛然俯就貌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己寶（訒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為難說耳君子不用）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略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賾同深也誻誻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略深則無統類又言誻誻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則女誠不可得見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困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故能道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

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治亂所繫在於道欲則治不道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及至求之時則從其所可得也）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度心之計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

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

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故肆之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

慮者欲節求也（為貴賤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

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奚以損亂而過此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

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秤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能遣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秤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懸於俛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秤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為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為禍不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道者古今之正權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儒術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

宋墨是也）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道求富貴終遇禍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為又雖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以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為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嚮讀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嗛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為嗛

（於志嗛口簟反）假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楚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為耶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絻與冕同）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己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作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麤紃之履麤麻屨也）屋室廬庾葭稾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庾屋如廩庾者蓋廬也以廬為屋室葭稾為席蓐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勢列班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己之私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物不能動故重己而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

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刑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

荀子卷十六

荀子卷十七

唐　楊倞　註

性惡篇二十三（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修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爲也謂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爲字人傍爲亦會意字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疾與嫉同惡烏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道與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枸讀爲鉤曲也下同檃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礱厲皆磨也厲與礪同）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彊抑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是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沖人不及知之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大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

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偽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羶）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謂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偽也）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聖人過眾在能起偽）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

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勢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

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性而已謂不矯偽者）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已以此知其性惡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言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

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倚觀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衆者陵暴於寡而諠譁之不使得發言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

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後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檃括之生為枸木也繩

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櫽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櫽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

（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偽然後成者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為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埏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

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埏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曾參閔子騫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綦禮義則為曾閔慢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為性善則曾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為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

法正也（唯讀為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

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熟察精熟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也）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

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事業）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以相為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

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

（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經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為倫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多言君子止於其所守故曰少言也）曰其言也謟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謟行悖謂言行相違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折速粹熟而不急（折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熟所著論甚精熟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人惠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疑也）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為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為共也）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偉大貌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壹齊於信也）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尚上也援牽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為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時力能拒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勢勁足以拒於來敵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排檠輔正弓弩之器檠巨京反）桓公之葱太公之闕

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葱闕錄曶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為名曹植七啟說劍云彫以翠綠亦其類也曶劍光采慌惚難視以形為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喜缺因以為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耶鉅闕皆吳王闔閭劍名辟閭未詳新序閭丘卭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即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騹讀為騏謂青驪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驥與此不同纖離即列子盜驪者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誕漫欺誑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容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容禮莫敢為主馬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者）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故能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

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
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
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書曰
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歟）
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
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
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于至公也謂若殛鯀與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者）
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
得通達無屈滯）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
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此之謂也（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
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曷為貶譏世卿也）故
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
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
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
謂行列相從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

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
位也鄭云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論法聖王
則知所貴矣（論議法效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愽也）
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
養所出謂所從也）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之於周
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
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
于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
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
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
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
（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乖悖施式豉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
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
仁此者也（仁謂愛悅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悅此五者則可以為仁）
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為此五

（者死生則為名節也）忠者惇慎此者也（慎讀為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德節而能之則為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私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大常[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一善則揭揭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illegible]何所矜伐為也）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衆功在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任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無所得者也）

荀子卷十七

謹案卷十六第八頁前八行及亦說之意也按亦字疑誤檢各本皆同姑仍其舊

第十一頁後四行終必與女相見刊本女訛安據世德堂本改

第十三頁後三行賤則可以知節求刊本求訛永據世德堂本改

卷十七第十頁前二行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刊本而訛則據纂圖互注本改

第十頁後一行韓侍郎作性原按韓文考異原性一作性原附識於此

第十頁後四行中馬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馬則少反馬刊本也一作一也少反作少及並據韓文考異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唯仁所在為富貴刊本所訛亦今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　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　臣陸思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荀子卷十八

唐 楊倞 註

成相篇第二十五（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舊第八今以是荀卿雜語故降在下）

請成相（請言成相之辭）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世之殃由於愚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倀倀無所往貌相息亮反倀丑羊反）請布基愼聖人（愼讀為順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言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豉反）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明多私（假設問答以明其意罷讀為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比周還主黨與施（還繞）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孽災也蹷顛覆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

桀（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榭（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易鄉迴也謂前徒倒戈攻於後啟微子名下降也鄉讀為向）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也）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累讀為縲[illegible]曰釋箕子之囚）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而揮也）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illegible]員字也[illegible]差所殺百里[illegible]徙逐也[illegible]見用秦[illegible]）穆公任之[illegible]

五伯六卿施（[illegible]）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illegible]）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illegible]）請牧基[illegible]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illegible]）基必施辨賢罷（[illegible]）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帝王大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羲同）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凡

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之王言欲為至治[illegible]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也）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云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為祥）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不解也）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并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虐暴也）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平如水）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而有埶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勢則度之以繩接人用抴功業必參天也）世

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興賢良窮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爭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埶富（為治之意後權勢與富者）則公道行而（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為又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也）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為治當日新其美無休息）君子由之佼以好（佼亦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

事祖考（接下以仁事親以孝也）成相竭辭不蹷（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顛蹷之辭蹷音厥）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蹷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守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殃孽為之害也）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氾利兼愛德施均辯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益以自歎）堯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妻任舉下無為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為德）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謂殛鯀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為與）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甽與畎同）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間鳥獸蹌蹌也）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即洪水也書曰禹降水警予也）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

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詳）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案禹貢道弱黑漾流淮渭洛七水又有雍淄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未詳其說也）禹溥土平天下（溥讀為敷孔安國云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躬親為民行勞苦（行讀如字謂所行之事也）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契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為堯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也）居於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底柱也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為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十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大也）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患難哉阪為先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

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四門也）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莫冥冥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惡烏路反下同）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辟讀為僻）己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已豈無事已[illegible]有罪而不知其過[illegible]或曰下無獨字）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也）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如當為知言人為[illegible]態上不知為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忌賢者）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勢（失輔

弼之臣則勢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染於纗公長父崇夷終纗公與孰公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為郭）厲王流于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彘子言孰公長父奸邪遂使難作厲王流竄於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劒名屬之欲反鏤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麗此當是自剄之後盛以罜麗弃之江也賈云罜麗

小罟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讀如志）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事素飡游手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與事業皆聽於上擧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卬

與仰同宜亮反）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孰有私佞於王乎）君法儀禁不為（為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為惡）莫不說教名不移（既能正己則民皆悅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為悅）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孰敢以他為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刑稱陳守其銀（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同）下不得用輕私門罪（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吉也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修領莫理續主

執持（五聽折獄之五聽也修領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也）聽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參伍明謹施賞刑（參伍猶錯雜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有僭濫也）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偽也）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及不欺誑在稽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有也）吏謹將之無鈹滑（鈹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鈹與披同滑與汨同言不使紛亂披汨也）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臣謹修君制變（臣職在謹修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法之為條貫也）

賦篇第二十六

（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示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

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辭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也）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說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歟）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其順而有體言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備也物萬物也）或厚或薄帝不齊均（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涽涽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崇充也言智周流四海曾不充滿一日而遍也）君子以修跖以穿室（跖柳下惠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修身跖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智也行下孟反）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

（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之智而後安寧泰當為奈寧）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也（言智常欲就利遠害）修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耶（智修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不能揜迹者耶（揜襲）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精靈榮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居謂雲物斂在地時周密也鉅大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之圓方也）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為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也）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大於宇宙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宇上大白天地此又云盈大宇宙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忽兮其極之遠也擽兮其相逐而反也（擽與剽同擽兮分判貌言雲之慌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也擽音戾）印印兮天下之咸蹇也（印印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棄也）往來惛憊通于大神（惛憊猶晦瞑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憊困也人困目亦昏暗故）

（惛憊為晦瞑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為亟急也門謂所出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成雨也）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故曰不塞）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窕讀為窱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郄穴而曾無偪側不容也窱他弔反）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似續也）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雖往來晦瞑掩蔽萬物若使牢固蔽塞則不可也）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謂當遽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然寒在夏而蒸暑也）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至精至神通於變化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雲所以潤萬物人莫之知故於此其明也）

有物於此儽儽兮其狀屢化如神（儽讀如其蟲倮之倮儽儽無毛羽之貌變化即謂三俯三起成蛾蛹之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文飾）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佼[illegible]者亦）

（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為鄰也）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蠶成而見殺是身廢絲窮而繭盡是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占筮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占之也）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illegible]）

（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壯得其養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有牝牡也）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illegible]）前亂而後治（[illegible]繭亂絲治也）

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故生之後則恐雨也）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互言之也）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為卧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夫是之謂蠶理（五帝言此乃蠶之義理也）

蠶（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也）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出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為智）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也子容反衡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衡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衡也）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

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其功伐見賢遜名）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順時行藏）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為鐵則[illegible]為箴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箴之[illegible]小反）頭銛達而剽[illegible]者耶（[illegible]尾而[illegible]也[illegible]音徒弔反）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illegible]後行成）無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為亟亟急）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尾邅迴盤結則箴功畢也）簪以為父管以為母（[illegible]箴而大故曰為父言此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illegible]曰箴管[illegible]也）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理義理也）箴（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之以紘綖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末世皆不修[illegible]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為物微而用至重以識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荀卿請陳佹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殞墜以喻百官弛廢旦暮晦盲言無發明時也或曰當時星辰殞墜旦暮昏霧也）幽晦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人登聰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為照）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志

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行至公以利百姓非謂重樓疏堂之榮貴也）無私罪人憝革貳兵（憝與憞同備也貳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憞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強盛也）道德純備讒口將將（將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為鏘鏘進孰）仁人絀約敖暴擅彊（絀退約窮）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晦凶險如此必恐時賢不見用也）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蝘蜓守宫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謂之蝘蜓鴟梟之惡反以為鳳皇也）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郁郁有文

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晦盲言人莫之識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同昊天言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或為卒）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為善無應而懈惰故以此勉之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共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叙說之辭猶楚詞亂曰弟子言當時政事既與愚反疑惑之人故更願以亂辭叙之也）其小歌也（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遠方猶大道也）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衍饒也）忠

臣危殆讒人服矣（服用也本或作讒人般矣般樂也音盤）琁玉瑤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琁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為佩說文云琁音瓊）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雜布麤布）閭娵子奢莫之媒也（閭娵古之美女後語作明娵楚詞七諫謂閭娵為醜惡益一名明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為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為之媒也娵子于反）嫫母刁父是之喜也（嫫母醜女黃帝時人刁父未詳喜悅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惑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卷十八

荀子卷十九

唐 楊倞 註

大略篇第二十七（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

大略（舉其標首所以起下文也）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今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皆謂不欲見內不察泉中魚之義也）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輦謂人輓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袞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袞冕取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裳四章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九日黻皆繡鄭注覲禮云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孫絺卿大夫玄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為韠而載弁也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剡上至其首而方也荼古舒字之上圜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然無所屈也荼讀如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彫謂刻畫為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服御之禮也）諸侯相見卿為介（相見謂於郊地為會介副也取義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其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也以卿為上擯出會則以卿為上介也）以其教出畢行（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行從君也）使仁居守（使仁厚者主國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以珪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問遺之也衛侯使工尹襄問子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歟玦如環而缺內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人主仁心設

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人主根本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為國以仁為先也）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言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之禮也）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表標志也此明為國當以禮示人也）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虞書舜美皋陶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為中人設聖人不學亦不成也）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君疇尚書大傳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乎大填顓頊學乎錄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昭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于

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不成喪不備哭踊之節衰存但服縗麻而已其禮皆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鄭云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勗率鄭云勗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子曰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惟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行者在禮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以此五者則可為人之[illegible]也）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欲施小惠也此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悅也此語出曾子）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不可太過故為之飾）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勞者殺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

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理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行仁義得其節則是禮有次序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虛讀為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仁雖在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也）遂理而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為和）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

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於樂也）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能斷而以禮然後為義）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以仁義為本終成於禮節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為道）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竽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賵賻知死則襚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

非禮也（皆謂葬時）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犇喪亦宜行遠也禮記犇喪日行百里不以夜行）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為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為賊害策編竹為之後易之以玉為也）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為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

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禦禁也二策第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繼之速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賈誼曰憂喜聚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戒備也三策第三策）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太蚤謂陵犯也朝太晚為懈

（弛也或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為蚤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為避）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一命公侯[illegible]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illegible]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illegible]禮[illegible]三命不齒族人雖七[illegible]者不敢先言不唯[illegible]少者[illegible]老者亦不敢先也）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illegible]命[illegible]三[illegible]也[illegible]侯[illegible]士[illegible]子男之大夫也）吉事上尊喪事尚親（吉事[illegible]也喪事以親[illegible]主[illegible]記曰以[illegible]之精[illegible]為序）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聘問也享獻也私覿私見也（使大夫出以珪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獻也享畢賓奉束帛以請覿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覿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修正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修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曰皇皇者華）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蹌同濟濟多士貌蹌蹌有行列貌）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

而無怒（謗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肸衛侯之弟鱄怒謂若慶鄭也）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也）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粱肉有酒醴則辭（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歛於顏色亦不可也）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illegible]庶精[illegible]）易之咸[illegible]（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曰[illegible]）夫婦[illegible]也君臣父子之本（[illegible]易[illegible]剛天[illegible]於[illegible]男女[illegible]婦有夫婦然後[illegible]呂[illegible]以[illegible]婦[illegible]）咸感也[illegible]高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然後相成）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illegible]重其禮也[illegible]魚[illegible]及[illegible]）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則顛蹶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和樂之聲（此言珩佩之聲和樂人心也）步中武象趨中韶護（珮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護禮記曰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君子在位者之通稱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珮聲使中）

（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士者修立之名也）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此蓋誤耳當為冰泮逆女霜降殺內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慾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昏禮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遊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謂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六[illegible]旌在車[illegible]可也）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文謂禮物貌謂威儀）

（情謂中[illegible]）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illegible]下[illegible]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貨謂聚斂及珍異獻君身謂死衛社稷人謂舉賢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過也）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為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殽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

良者謂之妒（掩閉公道謂之暗昧）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通於譎詐之人相成為惡也）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孽也（薉與穢同孽妖孽言終為國之災害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國賴其言可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衣食足知榮辱）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宅居處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勸勉之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教即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仁義導謂教導之也十或為七）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異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殷賢人紂所貶退也）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也）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遂亡由於好獨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也）詩曰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為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也）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也）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不當為來謂從他國來或君之人入采地）與新有昏朞不事（古者有喪皆當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也）子

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略也）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全用仁義也）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浸漬於仁義故不可為王者佐）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公行子之之燕（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曾元曾參之子）志卑者輕物（物事）輕物者不求助（不求賢以自輔）苟不求助何能舉（既無輔助必不勝任矣）氐羌之虜也（謂見俘掠）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壘讀為纍氐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曰憂其死而不焚）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為之幾為知計哉（靡披靡也利夫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言不恤其大而憂其小與氐羌之虜何異幾辭也或曰幾讀為豈）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

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眸謂以眸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妙如眸子之求箴也）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亦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言財貨也）士不通財貨（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貿遷如商賈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蕃育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為贄孟

（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耳置贄謂執贄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再拜稽首禮記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illegible]下爭利）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冢卿上卿[illegible]幣謂不修財幣販息之也[illegible]曰圃謂若公儀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容集其手而作也）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並解在仲尼篇言[illegible]以[illegible]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指也[illegible]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多積財而羞無有（為[illegible]）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好羞貧[illegible]事[illegible]修則民闇自修飾也）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疾苦）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盛謁請也婦謁盛謂婦言是用）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興起也鄭注禮記曰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

茅）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差謂制等級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民事謂職守）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無人禦敵故知必克）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魯邑莊子卞邑大夫有勇者）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衛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不知而問堯舜（好問者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無有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為堯舜）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先王之道可以為堯舜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則六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幡與翻同）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效放也置措也言造次皆學而不捨也）無留善（有善即行無留滯也）無宿問（當時即問不俟經宿）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難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事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似不能通

變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也）君子隘窮而不失（不失道而煩猥）勞倦而不苟（不苟免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illegible]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銙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此細亦當讀為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曰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不懷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為潛李巡曰[illegible]溢而為潛今[illegible]雨小漢既潛言漢當水[illegible]溢[illegible]而成[illegible]其盛也乃為[illegible]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

問遠（[illegible]）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不稱師謂之畔（[illegible]）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illegible]倍倍自反此之名也）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言說太過行不能副也）故不足於信者誠言（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魯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其一心而相信則不在盟誓也）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與理冥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相會入為贊相也）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苟為斯為孝子也）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為悅近親遠附則毀辱無由及親也）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為孔子弟子此言送曾子豈好事者為之辭）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為幬菜敝而不反其常（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為寘檃栝

矯揉木之器也言寘諸檃栝或三月或五月也幬菜未詳或曰菜讀為菑謂轂與輻也言矯揉直木為牙至於轂輻皆敝而規尚不反其初所謂三材不失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鄭云幬冒轂之革也革急則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鄭云菑謂輻入轂中者蚤讀為爪爪謂輻入牙中者也匡剌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慎之（為移其性故不可慢）蘭茝稾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貿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為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

（或為美或為惡皆在其所漸染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未曾學問不敢立為論議所謂不知為不知也為道久遠自日有所益不必追號全說也此語出曾子）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無親

不親師也方法也好多謂雖廣博而無師法）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諷謂就學諷詩書也學謂有善說於人）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壹專壹也亟急也[illegible]）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進仕損減）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誣君竊位）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如仕）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息）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

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德之妻言賢也御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國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弊漏也）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

曰望其壙臯如也顛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壙丘壙臯當為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則填如謂土填塞也鬲謂革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鬲如張湛注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止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樂章播八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詩序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

（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為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肆其意）人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仕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為鄉士也）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德其政治以明教至）然後治事（不敢輕易）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有君子之質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不教不祥（祥善）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盜賊之兵糧為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齎與資同兵五兵也）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嗛足也謂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副之事也）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

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子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蚤與爪同言仕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也）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有與友同義相友謂不使喪亡）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察其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賤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小人處亦然也）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未詳其義或曰苴讀為姐慢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為姐伺也才野反）懦弱易奪似仁而非（仁者不爭而與物故懦弱易奪者似之易奪無執守之謂也）悍戇好鬬似勇而非（悍兇戾也戇愚也丁絳反）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

不為是弃國損身之道也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已（反覆也出去也凡乘勢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凡禍之所由生自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罷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妄事知者）故曰君子

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並音悅）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甌臾皆瓦器也揚子方言云陳魏楚宋之間謂甇為臾甌臾謂地之坳坎如甌臾者也或曰甌臾窊下之地史記曰甌窶滿溝汙邪滿車駰云甌窶傾側之地汙邪下地也邪與臾聲相近蓋同也窶力侯反汙烏孫反）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言謂偏見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猶盡也鄭康成云死之言澌澌猶消盡也）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

晚也（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言不知與曾子異也）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遇當也言已才藝有所短宜自審其分不可強欲當人所長而爭也）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辯而操僻勇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塞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能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也察辯而操僻謂隱察其辯所操之事邪僻也操七刀反）多言而類聖人也（應萬變故多類謂皆當其類而無乖越此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喆然雖辯小人也（喆當為湎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為楛也）國法禁拾遺惡民

之串以無分得也（串習也古患反）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意謂人殊意予讀為與）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言不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更工衡反）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蜉蝣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為治不得苟且如蜉蝣蟬也）

虞舜孝己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顔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辟讀為避言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誹也（惟讀為唯以癸反唯唯聽從之貌常聽從人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即誹謗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已解於榮辱篇）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修德在己所遇在命）誥誓不及五帝（誥誓以言辭相戒約也禮記曰約信曰誓又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盟詛不及三王（莅牲曰盟謂殺牲歃血告神以盟約也）交質子不及五伯（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能固也伯讀曰霸穀梁傳亦有此語）

荀子卷十九

荀子卷二十

唐 楊倞 註

宥坐篇第二十八（此已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宗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器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撫掩也猶言蓋世也）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為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為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

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為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營讀為熒熒衆惑衆也彊剛愎也反是是以非為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夫王之所以使其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也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跡並未聞也）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慍怒也）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

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左傳曰使圍將不得為寡君老也）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謹嚴也賊賊害人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即就已止）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為殫）綦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也）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既往然後誅其姦邪）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氐本也庳讀為毗輔也卑讀為俾）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

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之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阤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遊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隳壞也）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

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篇）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而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偏與諸生謂水能偏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與而無私者）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也卑下拘倨之也情義分然也）其

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讀為滉滉水至之貌淈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坑受水之處也言所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如政者不假於刑法之禁）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侵淫微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弱微達）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也）其萬折也必東

似志（折縈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縈折不常然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為人師（肬贅結肉也莊子曰以生為負贅懸肬肬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糂與糝同蘇覽反）弟子皆有饑

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隱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不為求通）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為樂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為善不為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七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躶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盾五千棲於會稽也）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為所不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家語作常逸者與逸同）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謂奔竄也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之下）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彼有說耶匠過絕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傳寫誤耳被當為彼蓋音盍扇戶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彼有說耶匠過誤而遂絕之也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盍皆斷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致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子）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順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

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善發於衷心矣）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親為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顇同謂憔[illegible]）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非其罪而見惡也）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敢逆哀公之意故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

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樹藝植藝播胼胝謂手足勞胼胝也胼皮厚也胝丁思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illegible]）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勇力之士）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

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惟於訕上）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襜襜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為方國語曰方舟投柎韋昭曰方並也編木為柎說苑作方舟方泭也詩云方之舟之）非維下流水多耶（維與唯同言豈

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耶言服盛色厲亦然也說苑作非下流水之多乎）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充盈猶滿也）由（告之畢又呼其名可嘻之也）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

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修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讀為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

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

法行篇第三十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為法而不知其義者也）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謂失之遠矣）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反謂乖悖）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消消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源水水之泉源也雝讀為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太息嘆嗟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

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猶[illegible]謂此義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鄭康成云色柔溫潤似仁）縝栗而理知也（鄭云[illegible]理[illegible]文理智者[illegible]有文[illegible]）堅剛而不屈義也（[illegible]）廉而不劌行也（[illegible]劌[illegible]）（[illegible]儆行）折而不撓勇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瑕玉之病也[illegible]不隱其[illegible]）[illegible]之其聲清揚[illegible]辭也（[illegible]）（[illegible]人樂聽之[illegible]之其聲清越以長其[illegible]也）故雖有珉之彫

彫不若玉之章章（彫彫謂彫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之喻君子比德）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己）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於人）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諸己）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弟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

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illegible]）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illegible]人思[illegible]）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無所依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耶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舍去此謂古也）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絇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大帶也搢笏於紳者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絻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葱蒜之屬也）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為之鄭注喪服云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菅菲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言人之賢愚槪其儀法有五也）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色色謂以已之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舉矣）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已憂（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依失據也）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貴重也）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為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為正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率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其一隅言有所執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也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事而已矣）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言固守所見如受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者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皆謂志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士者修立之稱一曰士事也言其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

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為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聽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進貌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富有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為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宛古蘊苑通而此因誤為怨字耳）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言廣施德澤慈惠困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貧乏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

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賢者亞聖之名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辨別萬物之情性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是非之取舍而不惑）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別萬事亦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區分也）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統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為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訰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訰訰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訰訰然而衆人不能循其事）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衆人不能識其意）百姓淺然不識其鄰（鄰近也百姓淺見不能識其所近況能識其深乎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為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

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謂祭祀時也胙與阼同榱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君昧爽而櫛冠（昧闇也爽明也謂初曉尚暗之時）平明而

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修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諭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懼修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虛讀為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大夫也）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莊子音義崔譔云蹴然變色之貌號讀為胡聲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竹杖也苴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祭服也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禮祭致齋不茹葷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裳刺黼而已）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鬻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好善也言善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為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不為市而販者不為非也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為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為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為長者之行則亦不為市買之事竊宜為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守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取健（健羨之人）無取詌（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鉗人之口者）無取口啍（啍與諄同方言云齊魯凡相疾惡謂之諄憎諄之閏反王肅云啍啍多言或曰詩云誨爾諄諄口諄謂口教誨心無誠實者諄諄倫也）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健羨之人多貪欲詌忌之人多悖亂譓疾之人多妄誕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為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拑者無取捷者無取口啍者拑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捷者必兼人不可為法也口啍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皆大同而小異）

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有讀為又尒與邇同）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寺人勃鞮也盜亦賊也以喻士信慤則仇讎可用不信慤則親戚可疏）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信亦任也）計勝怒者彊怒勝計者亡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馭與御同）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讀為逸奔也下同家語作馬將佚也）定公不悅入謂

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失（校人掌養馬之官也）兩驂列兩服入廄（兩服馬在中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趨讀為促速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則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

（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盡禮畢矣謂調集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第三十二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恐天下不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安徐然而出無急止之時也）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用致也有讀為又）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吳起進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

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中蘬與仲虺同湯左相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疑謂博聞達識或決疑惑者）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為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將行何不志記汝所傅之子美德以言我）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慎謹

（密也）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illegible]）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illegible]自用則小[illegible]好自用[illegible]欲益之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士謂[illegible]事者不[illegible]言委任）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人爭事爭言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智識淺近也）

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聞之古也踰謂過一日也）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少則意淺矣聞或為問也）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為子（為文王之子也）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周公先成王薨未知成王之謚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之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禮見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贄故宋公執贄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士之中也百人學[illegible]人[illegible]之也）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謂臣見君則不還贄敵者不敢當其[illegible]禮也故禮曰主人[illegible]見之以其贄曰[illegible]還贄於將命者鄭康成云[illegible]）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illegible]）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九曰周公踐天子之位[illegible]之士所執贄而相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illegible]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十百人之中僅乃得三士正身治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下士既無執贄之禮懼失賢士之心故厚為之貌尤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以為越踰然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士至而後見物（物事也）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

（黎讀為梨謂面如凍梨之色者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不苟狗人故得綱紀文章尚存也）語曰繒丘之封人（繒與鄫同鄫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繒縣屬東海）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為下未知其益）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扫之而得甘泉焉（扫掘也[illegible]汲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宮之奇虞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輿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卿己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之後未詳諸卿己之諫也）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修道正行足以為綱紀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彊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自為說者已下咸荀卿弟子之辭也）

荀子卷二十

謹案卷十八第五頁前四行横草直成未聞刋本脱成字据困學紀聞引荀子注增

第五頁後一行予冥立刋本冥訛寘据史記改

第六頁後八行水虞於是乎禁罣麗刋本禁下衍置字据國語删又罣訛罣据説文改

第十頁後一行鉅大也刋本大訛人今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幽深反按反字疑衍

第十二頁前三行請占之五帝按困學紀聞引建本荀子作五泰此作五帝乃從唐仲友台州刋本附識於此

第十三頁後二行加之以絃縱刋本絃訛紘据國語改

第十四頁前六行北方謂之地螻刋本地訛虵据説文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黄帝時人刋本人訛也今改

卷十九第六頁前六行後易之以玉為也刋本為

訛馬据世德堂本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填如謂土填塞也刋本如上填字脱今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或讀為姐伺也按二句似有脱誤

卷二十第十頁前七行方舟投泭刋本泭訛附据國語改又按國語投泭作設泭此作投與管子兵法篇同

第十頁後五行謂所知見於顏色刋本於訛知今改

第十六頁後六行言辨别萬事刋本事字重出今刪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觀音保

春秋繁露

〔漢〕董仲舒撰

缺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春秋繁露卷（一至四）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春秋繁露目録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制度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為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祀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為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施第八十二

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

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為定本鑰本原闕

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脫不可勝乙蓋海内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兹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異于他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終沈於蠹簡中矣兹豈非萬世一遇哉臣等編校之餘為是書幸且為讀是書者幸也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繁露卷一

漢 董仲舒 撰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原註恐貶案他本亦是不待貶作此）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霸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原註恐不一作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案他本安作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彊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案他本何懼作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案他本討作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案他本矣作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率由羣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内諱而不隱（案此下他本有於尊亦然四字）於賢亦然此其別内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原註一作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

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案他本覽作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案他本脫有字）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

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受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案他本無之字）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

天下未偏（案他本偏作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案同樂之三字他本作之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

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案他本樂作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案之法二字他本作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原註一作方）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案此下原本重一事字）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

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

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案他本脫故曰二字）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隅（案他本隅作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案他本道作心）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案倒序以不三年他本作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案以字他本誤作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

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齋（案他本齋作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案牘字原本他本俱誤作犢今據黃氏日鈔所引改正）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故（案他本故作誅）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憣（案他本憣作緒）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

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案他本罪作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案他本下衍一是字）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

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案此下他本有之字）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案他本知作之）非衆（案他本衆作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案他本脫曰字）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案他本重作者）卿在而弗能討者（案他本無者字）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案他本脫盾字）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

道曰吁臣君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一

春秋繁露卷二

漢　董仲舒　撰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案他本脫變字）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案他本如作而古二字通用）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案他本無之字）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案殘他本作賤）賊之其所好（案好他本作惡）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原註一作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案他本無以字）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案他本脫戰字）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矣（案他本矣作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案戰他本作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案他本無也字）猶其於諸夏

也引（案引字原本作隱今從他本改正下同）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案他本無者字）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案大之他本作之大）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案他本無政字）在大夫也湨（古闃反）梁之盟信（案他本無信字）在大夫而春秋

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案君字他本作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案止他本作正）其科非相妨

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案義他本作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原註術疑作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

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案他本脫讓字）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義則（案義則他本作則義）幾可論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案故原本作殺）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案乘他本作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音安）獲齊頃公斮（音捉）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

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案得他本作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案所他本作難）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案他本脫甚字）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

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案生字原本作往）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案人他本作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絶之以至辱為亦（案他本無亦字）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案他本無復字）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耶其於義也（案他本無也字）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案復他本作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原註猶言豈非）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

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案原本無伐人二字今從他本增入）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案他本卒作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案他本俠作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案他本無既字）無子恩又不孰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案他本衍一不字）見其窮（案他本窮作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案他本行作得）身不放義興事不審時其（案他本其字在時字上）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二

春秋繁露卷三

漢 董仲舒 撰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案他本無者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原註一作冒）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案此下他本複不受二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案故他本作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為（案他本脫為字）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案被他本誤作背）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

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案以他本作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今（案他本無今字誤衍一非字）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

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案諱他本作為）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案他本脫一稱字）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案他本無婦字）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為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案他本理作禮）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

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案他本脫宋督二字）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案他本鉤作鈎）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

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乎（案他本無乎字）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案他本遺誤作道）也若直（原註一作止）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案他本無矣字）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

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案他本謂作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案他本者字作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之（案以之二字他本作之以）為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案他本脱在字）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内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

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之（案他本無之字）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案他本無也字）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義（案義他本作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案他本無之字）也君之立不（案立不二字原本誤作不立今據他本改正）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

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宋本作公他作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宋本詭他本誤作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宋本代他本作伐）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

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襃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酅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宋他本作不以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原註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宋他本無之字）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小大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

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案他本無者字）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案他本無而字）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强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案他本無慈字）義矣（案他本無矣字）夫（原註一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案他本無曰字）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案他本脫救字）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案他本無謂將二字）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案道生二字他本誤作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案他本脫受字）命使京師道（案道他本誤作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故（案他本無故字）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案仗他本作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案位他本誤作衛）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案離他本作納原本及黃氏日鈔所引俱作離）不復安鄭（案鄭他本誤作正）而必欲迫（案迫

（原本誤作必今據他本改正）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案執他本誤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案他本無而字）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案詁他本誤作話）易無達占（案占字原本作吉當是占字誤筆他本作言亦誤今據文義改正）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案他本無人字）錄其同姓之禍固宜易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為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案位他本作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案他本無故字）難知（案他本知作之）也弗能察寂（原註一作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原註空或作宜）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

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案他本無也字）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

奈何（案他本無何字）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蚤任孔父尚（案尚他本誤作南）將興鄰國豈直弒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三

春秋繁露卷四

漢 董仲舒 撰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案他本無氣字）並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

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彊弱之難無讒（案讒他本作强）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案不觸他本誤作不觸蟲）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案所有二字他本誤作有所）

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案盡他本誤作畫）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之飾窮（原註一作穀）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原註一作害）之志靈（案他本無靈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原註一作腑一作脛）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强相脅不能制屬

强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為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霣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于東方孛于（原註一作升）大辰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案他本無本字）而已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于貿戎（案貿戎地名本公羊傳他本俱從左傳作茅戎下同）天王不養（案他本無不養二字）出居于鄭殺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為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臣下上偪僭儗天子諸侯彊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

戰於貿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絶而不復行（宋他本無行字誤衍一復字）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為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絶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將（宋他本脱一將字）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宋迎字原本他本俱同據文義疑是近字之誤）以來遠故（宋他本無遠故二字）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宋他本無也字）故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諸侯（宋侯他本作夏）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葛盧得名内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宋他本無也字）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興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宋之字他本誤移在大夫二字下）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内心予之行法絶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為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絶繼絶（宋絶他本作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宋牧他本作救）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

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闇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頑卒于會諱殺痛彊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眾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圍圍之平也言圍成甲午祠兵（案祠兵本公羊傳他本從左傳作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案他本無疾字）始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

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彊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彊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夷（案夷他本作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為趙穿（案穿他本誤作盾）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從驪姬起

也（原註所下脫一字從一作徒非）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案一字他本作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案他本無民間二字）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案而心他本誤作心而）與大夫萬博萬（案他本脫博萬二字）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藉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案矜他本誤作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案逼他本作過）也梁內役（原註一作取）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原註一作從）仇讎其民魚爛而止（案而止二字他本作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悅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彊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案怨他本作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憊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為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

此皆内自彊從心之敗已見自彊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諫（案諫他本作陳）其君（案他本下有也字）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原註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為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道（案原本無下道字）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亳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絶觀乎獻（案他本無獻字）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彊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案報他本誤作暴）觀乎陳佗宋閔知妒（案妒他本作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壤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原註一作規）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案他本無能字）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案他本無其字）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春秋繁露卷四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春秋繁露卷五至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春秋繁露卷五

漢　董仲舒　撰

滅國上第七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案他本無也字）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案同他本作成）羣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土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案載他本作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於楚所托者誠是何可禦耶楚王髡托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托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

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于滅亡而（案他本脫而字以下八字）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習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戴亦由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為幽之（案他本無之字）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於是魯一

年三弒虐亂臣比（案比他本作北）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失（案他本無失字）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案伐他本誤作戎）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于同姓衛（案衛他本誤作魏）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為柯之盟劫汶陽魯絕（案絕他本作滅）桓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為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卒（案他本無卒字）一年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

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於新城魯昭公以事楚（案楚他本作齊）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彊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彊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案威他本誤作滅）以滅鄫其明年如（案如他本作知）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於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案盟他本誤作明）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於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

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之卒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年先楚子昭之卒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於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顧隆盛彊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起怨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眾擊少以專擊散義

之盡也先卒四五年（案他本作四十五年誤）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案他本無小字）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刦（案刦他本誤作切）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衎據陳儀而為諼林父據戚而以（案以他本作已）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於（案他本無於字）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案之中他本誤作中之）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蜚（案蜚他本誤作棐）林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

此猶濕之有拔也（原註一作隰之有泮）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案他本無之字）患何謂哉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盟（案盟他本誤作明）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

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弒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彊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摭托意以矯失（案失他本誤作矢）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原註一作目）其國而容天下名倫（案倫他本誤作何）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號（案號他本作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讓（案讓他本作兼）義之所在則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物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案形他本作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原註一作德）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頌聲（案他本無聲字）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案他本無情字）性乃可與論為政不

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惓心猶不能覩故天下（案下他本作不）有非（案非他本作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之（案他本無之字）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案他本無所字）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

彊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别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别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案天他本作大）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案則得他本誤作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彊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别嫌疑異同類（案類他本作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别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統此（案他本行矣下有切刺譏之四字無統此二字）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原註一作故）不及本

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前（案他本無前字）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案乃他本作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案他本無欲字）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别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為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為得之哉故曰於乎為人師者可無慎邪夫（案夫字下他本衍一之字）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録也哉人始生有

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案此下他本複衍有變命三字）存其間者其政（案政他本作致）也政不齊則人（案他本無人字）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撮以為一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同（案他本無同字）而有異湯武用之治仁（案仁他本作往）故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博（案博他本誤作傳）而明切而深矣

春秋繁露卷五

春秋繁露卷六

漢　董仲舒　撰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案食他本作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禮（案禮他本誤作體）之所為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原註一作通古別今然後能服此也）益元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原註一作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案他本無之字）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于服而勇武者消其志于貌也矣故文德為貴而威武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于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為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笏虎賁之士說劒安在勇猛必

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為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案哉他本作矣）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

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無（案無他本作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案原本無以王之政四字）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原註一作其本末）亦一（案他本無一字）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案他本無微字）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于前然後圖安危禍亂于後者

非春秋之所甚貴（案他本脫貴字）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于心志外見于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于天下之憂也務除（案務除他本誤作除務）天下所患

（案他本脫患字）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攷（案攷他本作攻）命象之為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案矣他本作以）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序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原註一作深）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案他本萬字下有物字）民之所欲（原註一作治）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案見他本作也）王公史記十二

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原註一無曰吾字）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案他本無明字）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賢（案賢他本作資）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案之他本作子）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茍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

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案此下自世聖王之德起至故其所善止共三百五十八字原本錯簡在第十八篇今據他本校正）世聖王之德莫美於恕（案恕他本誤作世）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案邇他本作適）敵國不可狎

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案他本脫子字）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

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原註一無時字）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案他本脫道之體故緣人情七字誤衍下文孔子曰吾因行事七字）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案辭他本作亂）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案以上係校正錯簡）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

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任羣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故為人主者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之官（案之官他本誤作官之）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為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耎（案耎他本誤作炎）剛柔肥臞美惡累（原註一無累字）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為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為（案為字下原本誤接世聖王之德云云三百五十八字乃係第十七篇錯

簡今已校正歸在前篇功及子孫光輝百下）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原註一作所）長使主上得而罷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原註一無形字）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為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為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眾賢考求眾人得其心偏（案偏他本誤作偏）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為臬（原註一作宗）據位治人用何為名（原註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為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案他本脫下崇本二字）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

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案裹他本誤作裏）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

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案共他本誤作其）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案明以二字他本作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彊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為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為德常盡其下故能為之上也

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為尊者在於任賢欲為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

也

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彊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彊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眾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眾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為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

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案出出二字他本作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為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原註一作異）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案聲他本作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駮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案好字下他本衍一必字）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得（案得他本作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過（案過他本作多）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民使（案民使二字他本作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

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見（案見他本作知）其直於直之中必見（案見他本作知）其曲於聲無細（案無細二字他本誤作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掩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

是為象則（原註一作副）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因國以為身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為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案影他本作形）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擊（案擊他本作責）名考質以參其實賞不空施（案施他本作行）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案術他本誤作樹）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春秋繁露卷六

春秋繁露卷七

漢　董仲舒　撰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為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為源善所從出不可為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為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絀陟計事除廢（原註一作費）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擥（案擥他本作孥）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原註一作詐奇不能枉）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原註一作算）萬物各得其真（原註一作貴非）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陟命之曰計考試之法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為名定實先內弟（案弟古第字他本誤作定）之其先比二三分以為上中下以（案以字他本誤移在然後二字下）考進退然後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為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為一最五為中九為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負多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絀陟之次次每計各逆（案逆他本作遂）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不失故第而亦滿計絀陟之

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為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為置三第六六得等為置二并

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六此為四計也絀者亦然

通國身第二十二

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案此下他本複衍一使字）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仁（案他本無仁字）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案下謂字他本誤移在文王也下）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者（案他本無者字）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故親夏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宮曰尹（原註一作名相曰宮尹）爵謂之帝舜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為九皇作宮邑於豐名相宮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王黑統正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

合伯子男為一等然則其畧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案黑他本訛作前）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於阼昏禮逆於庭喪禮殯於東階之上祭黑牲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是月不殺聽（案聽字下他本衍一法字）朔廢刑發德（案發他本訛作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歷

正日月朔於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牷（案牷他本作牲）角繭冠於堂昏禮逆於堂喪事殯於楹柱之間祭牲白牡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晨鳴朝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大節綬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牷角栗冠於房昏禮逆於戶喪禮殯於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羣神（案神他本作祀）近遠祖禰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

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纏緣紐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綏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以正月矣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

秋當行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其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案瑞他本作端）通三統也是故人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侯（原註恐是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帝代（案帝代他本作代帝）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案黃他本作皇）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

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為三王絀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絀為九皇下極其為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案絕他本誤作紀）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於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為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案多仁樸他本作仁多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儛儛（案他本脫下儛字）溢員

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戚多諱封禪於尚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案義節他本作節義）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案他本脫合葬二字衍一喪字）祭禮（案他本無禮字）先享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汚方祭罷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案大字他本誤作天）下首服卑退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纖施儛儛溢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於下位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案他本脫別葬祭禮四字又誤於嘉疏下衍夫別葬祭禮五字）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橢（原註音妥圓長曰橢一作隨　案鄭康成儀禮注隋方曰篋賈疏云狹而長也又算家有橢圓之術凡非正方正圓通謂之橢）其屋如倚靡員橢祭罷橢玉（原註一無此字）厚七分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樂程鼓用羽籥儛儛溢橢先用

玉聲而後烹（原註一作享）正刑多隱親戚多赦封壇於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秬鬯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而（案而他本作其）衡祭罷衡同作秩（案秩他本作佚）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衣長後衽服首（原註一無首字）習而垂流鸞輿卑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縣鼓用萬儛儛溢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文公（原註未詳　案他本公字下複衍一公字）封壇於左位

四法修（案修他本作條）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受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為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為姒氏至於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肵疾行先（案先字他本誤作光）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

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為子氏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胸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禹皋論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為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為姓故殷王改文書治以男（原註一作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為一選儀於三月而為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

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是（案他本無是字）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三人為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者（案者他本作春）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案有他本作者）四選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情（案情他本作精）也有上有下有中一選之情（案情他本作精）也三臣而為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為一選君子為一選善人為一選正人為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原註一作堪）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為天制是故禮三

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三公（案三公二字他本誤作凡四）為一選三卿為一選三大夫為一選三士為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為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為制（案原本作四時為制他本作時四為制據文義時字是衍文今刪之）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為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而止矣（案而止矣他本作止而已）天為一端地為一端陰為一端陽為一端火為一端金為一端木為一端水為一端土為一端人為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案他本複衍一條字）之率（案率他本作畢）每條一端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案故字他本誤移在終字下）十歲而（案他本而誤作百）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案他本被作彼）之皆合於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為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為九慎而持九卿九卿為三慎以持三公三公為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慎（案他本脫慎字）以為四選選十慎三臣皆天數也是故以四選率之則選三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案人字他本誤移在百二十上）亦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三（案他本脫三字）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為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為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而（案他本無而字）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為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

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變（案變他本作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為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為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為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位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天（案天字下他本衍一子字）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漸（案漸他本誤作斬）

奪之故明為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為至（案至他本作大）賢大聖也以為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武為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為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邪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為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為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為皆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

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為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為國諱之豈宜如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服制第二十六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襲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案財他本作才）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廟將軍大夫以朝（案朝他本誤作明）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纁乘馬謂之服制

春秋繁露卷七

春秋繁露卷八

漢　董仲舒　撰

度制第二十七（原註一名調均篇）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案原本匱作遺）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案珍他本作修）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

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案足他本誤作是）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轝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為治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

貧也今欲以亂為治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亦不以燕庶人衣縵此其大略也

爵國第二十八

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士（案士他本作上）

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為一爵士二品文少而實多（案士二品文少而實多他本作上二等文多而實少）春秋曰荊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案天他本作王）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案祿字下他本有一等字）八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功德小者受小爵士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五時色之象也通佐十上卿（案他本誤移十字在上字下）

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案二十他本作六十）天庭之象也倍諸侯之數也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六甲之數也通佐五與下而六十人法日辰之數也佐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曰時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案他本無下然字）則立置有司分指數奈何曰諸侯大國四軍古之制也（案他本無也字）其一軍以奉公家也凡口軍三口者何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

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為方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為方里者千得二萬四千口方千里為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案此條計算恐多舛）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囿萎圃臺沼椽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十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案他本脫五字）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為大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為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故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立一世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

士王后置一太傅太母三伯三丞二十夫人四姬三良人各有師傅世子一人太傅三傅三率三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王后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二十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王后（案后他本誤作侯）傅上下史（案史字他本誤作吏）五人三伯（案伯字他本誤作百）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亦（案他本無亦字）各五人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士上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卿大夫元士臣各三人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為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

三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傅丞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為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為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令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御（案御他本誤作卿）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下士（原誤一作上下）傅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如上下（案此下他本衍一士字）之數夫人御衛者上下士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為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為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令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母（案母他本作氏）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一御（案一御他本誤作二卿）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原誤一作五）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為一等故附庸字者

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定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為口師三而立一宗婦二妾一世子宰丕丞（案丞他本作承）一士一秩士五人宰視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一傳士宿衛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如其數世子傳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得田方十里者三定率得七千二百口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定得三千六百口一世子宰今百石史五人宗婦（案他本宗婦下有一士字）仕衛世子臣

仁義法第二十九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

亂矣（原註一作必亂）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案愛我他本誤作我愛）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案愛他本作澤）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案不愛奚足謂仁他本作方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鄭傳（案傳他本誤作得）無大之之辭自為追（原註一作近）則善其所卹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原註一作衛）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絶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案至他本作智）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案而他本作如）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

此是以知明先而（案而他本作以）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原註一作人）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案楚他本作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利而也（原註一無此四字）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原註一作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案謂他本誤作得）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案他本無之字）為言我也故曰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祉（原註一作禮）以勸福（原註一作禍）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案他本無曰字）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原註一作非）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

之全歟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佹（案正佹他本作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必仁且知第三十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財（原註一作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獧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强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

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埶（案埶他本作執）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謂仁仁者憯（案憯也本作惻）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慼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原註一作倫）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

何謂之知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為皆以其知先規而後為之其規是者其所為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為不得其事其事（案他本無下其事二字）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知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

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原註一作禮）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

其大畧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案他本脫下國家之失四字）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案陷他本作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為不善而屢極且

莊王曰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案畏他本誤作謂）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春秋繁露卷八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監生臣魏廷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春秋繁露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春秋繁露卷九

漢　董仲舒　撰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之（案他本之作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案他本下有矣字）奚（案他本奚作何）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容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案他本脫身字）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案他本一作民）有義者雖貧能（案他本能字在雖字上）自樂也而大無（案他本無字在大字上）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案他本而誤作中）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

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案他本無之字）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聖人事明義以照燿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案他本下行一有字）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照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憯以必正之直殘賊（案他本賊誤作賤）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案他本也字在無字上）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第三十二（本傳作江都王）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睪（係訛音澤）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為霸主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案他本以此誤作此以）二大夫者為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案他本以作有）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為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為詐（案他本為詐作詐偽）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為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

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為賢者比於仁（案他本仁作聖）賢何賢之有譬猶珷玞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炤明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原註一作炤）衆之（案他本之作知）類也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為明不敢闇君臣父

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案他本年誤作子）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皆編於（案他本於作之）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王父父（案他本無下父字）所絕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原闕）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貴（案他本貴作賢）是以聖人為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為之廢適（案他本適誤作週）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之羣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高者列為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故（案他本無故字）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為其夷狄之行也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召陵

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為主避齊桓也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勠力而報之後其已以魯不得偏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為禮避楚莊也（案他本避字在禮字上）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不為（案他本為作得）諱避齊桓也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

先親親魯十二公等而定哀最尊衞俱諸夏也善稻（案善稻本公羊傳他本從左傳作善道）之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吳俱夷狄也祖之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曹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盛伯郜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為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為其亡母背骨肉也滅人者莫（案他本莫作不）絕衞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原注或有母字）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闇者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耳聞而（案他本而作其）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案他本察誤作蔡）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上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苞來首戴黃池踐土與操之會陳鄭（案他本脫鄭字）去我謂之逃歸鄭處（案他本處作去）而不來謂之乞盟陳侯後（案他本後誤作俊）至謂之如會莒人疑我貶而稱

人諸侯朝（案他本脫朝字）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曲棘與鞌之戰先憂我者見賢（案他本賢作尊）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至容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案他本故作舊）之級者也以德多為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為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太辰北斗常星北斗常星（案他本脫下北斗常星四字）部星三百衞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案他本三作六）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歲而人寶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天（案他本天誤作夫）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吉凶不以其行有星茀于東方泰辰北斗入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衞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弒（案他

（本下有者字）春秋皆書以為大異不言衆星之弟入霣雨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王夷君獲不言師敗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自（原註一作階）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案他本貴誤作責）矣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為災害猶承

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封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適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下（案他本下誤作莫）之不為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為遠祖宗定哀以為考妣至尊且（案他本且作尚）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常數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原註一無不字）言會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請（案他本無請字）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于稷之會不日言其亂以通外也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為外以近內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氏曰庶其非卿也公

羊曰邾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杜注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公羊作鼻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畀我　案以上七十九字據文義乃舊時繁露注原本他本俱誤作正文今校正）

春秋繁露卷九

春秋繁露卷十

漢 董仲舒 撰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録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案他本知誤作之）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謞（原註火角切）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侯（案他本侯作候）奉之天子也（案他本也作者）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案他本大誤作天）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案他本下衍一丑字）五號自讃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離分散也號凡而畧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案他本無大字）事也享鬼神者（案他本無者字）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案他本無故字）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厈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厈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厈運周徧德不厈運周徧則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案他本下有可字）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

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案他本脫君者原也四字）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則黮黮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原註力但切誣言相加）已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栣（原註栣疑袵如甚切梛也）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為名栣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栣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是故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案他本無禁字）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栣察實以為名無教之時性禁天所禁非天也（原註一本無上七字）何遽若是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案他本米誤作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

於外非在天（案他本在天誤作天在）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案他本之天性誤作天之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號以賈者言（案他本言字在者字上）弗扶將則（案他本無則字）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案他本誤以下文言無驗之說至故謹於正名名非四百六字移在此處）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

有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槩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如（案他本如作而）瞑之未覺天所為也效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猶（案他本猶誤作有）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案他本矣作也）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為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

以上不以下以其中民（案他本民誤作名）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為雛繭待繰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案他本下有善字）性為任者（案他本無者字）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案他本何誤作可）任矣（案他本矣作也）其設民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案他本法誤作吾）

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案他本者作古）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為辭之術也不法之（案他本此下誤接末行所始如之何十一字）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為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

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案他本下有亦字）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為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為善也猶知於（案他本知於作之有）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案他本知之作之知）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案他本下有謂字）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案他本性誤作善）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也（案他本也誤作之）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資（案他本資作質）而未能為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為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為布以繭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為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案他本已作以）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

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繰以綰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訓（案他本訓作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

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案他本脫下真字）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而（案他本脫而字）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案他本下有而字）無已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古（案他本古誤作士）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為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案他本國誤作問）立君使為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諸侯之為言猶諸侯也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間獻王問温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

由此觀之父授（案他本下有之字）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所為（案他本所為誤作為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

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案他本聲作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春秋繁露卷十

春秋繁露卷十一

漢 董仲舒 撰

為人者天第四十一

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案他本仁作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案他本無天字）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案他本受作愛）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案他本下有之字）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案他本無之字）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案他本好作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

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而（案他本無而字）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為言（案他本下有也字）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

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閒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案他本數之作之數）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為數紀十如更始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知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育養長於上至其功必成也（案他本也作矣）而積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

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案他本夫誤作人）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陰之中亦相為陰陽之中亦相為陽諸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為其上

陰陰猶沈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其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寒暑其實一類（案他本類作貫）也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案他本陰誤作陽）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案他本能作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案他本於作而）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

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答（案他本無答字）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

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冬主藏秋主收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為人子者也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為言猶偆偆也秋之為言猶湫湫也偆偆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

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

成之法其命而（案他本而作如）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案他本天作大）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案他本有作者）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知（案他本知作之）廣大有而博惟人道為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為意（案他本意作義）以養長（案他本無長字）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世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下（案他本無下字）之春夏秋冬也其俱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義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至（案他本至作主）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

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下（案他本無下字）者視地之事天也為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案他本雖誤作難）居中央亦歲七（案他本七作亡）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案他本無功字）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是故推天地（案他本無地字）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

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陰為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案他本皆在作在皆）權成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案他本使誤作備）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見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為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為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為（案他本為作有）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為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案他本習俗作俗習）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為惡歲矣（案他本矣作也）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為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案他本下有而字）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及而有相奉微而至遠踔而至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之（案他本無之字）非其時不出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

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其羞淺末（案他本淺末誤作滿末）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為時時亦為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非其（案他本其作者）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疎（案他本疎作疏）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疎陰任德而遠刑與天之志常直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故刑者德之奉（案他本奉作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

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而當陽者臣子也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刑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東南而（案他本無而字）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以南方為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春秋繁露卷十一

春秋繁露卷十二

漢 董仲舒 撰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合別（案他本合別作別合）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常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多勝少者倍（案他本倍誤作借）入入者損一（案他本一誤作益）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案益二以下六字他本闕）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以就同類與（案以就以下五字他本闕）之相報故其氣相俠而以變化相輸也春秋之中（案輸也以下六字他本闕）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中秋以殺由（案生中以下六字他本闕）此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隨（案他本闕隨字）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

火火木（案他本木誤作不）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於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者之實也故清溧（案他本溧誤作凓）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

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為喪喪亦為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

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案他本脫下適左二字）下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案他本陰誤作氣）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為煖（案他本煖作燒）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案他本左誤作右）由下適右（案他本右誤作左）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入於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大寒下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小以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為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而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其一一者一也是於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

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為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案他本古誤作右）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溧（案他本溧誤作凓下同）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溧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間者（案他本無者字）陰與陽（案他本陰與陽誤作與陰陽）各居幾何薰與溧其（案他本其誤作具下行者字）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生於秋氣溫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溧下霜出溧下霜而大（案他本大作天）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溧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案他本無於字）空空者亶地而已不逮物也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

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送而左也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踈而遠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

後而守空處而見天之親陽而踈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為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大數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渴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所為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為亦當弗作而極也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案他本心作之）恐（原註一作怨）而不使（案他本而字上誤衍作字）故曰君子以人治人謹能愿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蕩諸四海變習易俗

闕文第五十四

春秋繁露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春秋繁露卷十（三至　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春秋繁露卷十三　　漢　董仲舒　撰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案此篇他本缺）

天之道春煖以生夏暑以養秋涼以殺冬寒以藏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涼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

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案此篇首他本闕三百九十六字）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間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為仁義唯人獨能為仁義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猶題直立端尚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絶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妢（原註妢音分）員象天容也髮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知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

天地之象以要為帶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頸而下者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帶而上者盡為陽帶而下者盡為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案他本以上俱闕）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為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案他本膚作慮）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於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令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固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案他本神誤作初）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為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案他本下有人字）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鬭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

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案他本脫曰水勝火四字）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案他本脫下司營二字）為神主所為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諂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陷主以邪導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案他本及作反）其身弒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太奢侈過土失（案他本失誤作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䘏其下卒不為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

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為（案他本為作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下（案他本下誤作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畆之中觀民墾草發淄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

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案他本主誤作生）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信以事（案他本以字在信字上脫事字）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异（原註疑是胥字）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

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案他本賂誤作路）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逆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案他本朱作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為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婬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案他本稅誤作瑞）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胻（原注去聲）痛咎及於

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渰羣漉陂如魚咎及鱗（案他本無及鱗二字）蟲則魚不為羣龍深藏鯨出見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良賢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人（案他本人作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為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為妻棄法令婦妾為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災摘巢探鷇咎及羽蟲則飛鳥不為冬應不來梟鵄羣鳴鳳凰高翔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倮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婬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倮蟲倮蟲不為百姓叛去賢聖

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案他本杖字誤移在誅字下）把旄鉞以誅賊殘禁暴虐安集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祠（案他本祠誤作伺）兵入則振旅以閑（案他本閑誤作成）習之因（案他本因作困）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飾兵甲警百姓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欬嗽筋攣鼻鼽塞咎及

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網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黿鼉大為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張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為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黿鼉呴（案他本呴作昫）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案他本七誤作也）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濕（案他本濕作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誕羣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梁關禁外陡（案他本陡作徙）無決池隄

春秋繁露卷十三

春秋繁露卷十四

漢　董仲舒　撰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案他本下有蚿字）雷蚤行　土干木胎夭卵毈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夏雹　木干火則地動　金干木則五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　木干土倮蟲不為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不為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金則草木秋榮　土干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案他本當作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原注一無秋字）木冰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絀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榮（案他本榮作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案他本脫此字）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究誅有罪蒐五日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

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案他本無者字）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案他本聰作聽）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内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案他本聰作聽）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王者能敬（案他本敬誤作欲）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為賊故王者欽欽不

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案他本無可字）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彫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原註有闕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為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解雷不發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為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

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春（案他本春誤作夏）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郊語第六十五

人之言醞去烟鴟羽去眛（原註一作眯）慈石取鐵頸（原註一作真）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荑生於燕橘枳死於荊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案他本而可作可而）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而既已（案他本已作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案他本默誤作然）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而（案他本而作如）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

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案他本脫文章也以下十八字）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云云

春秋繁露卷十四

春秋繁露卷十五

漢　董仲舒　撰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案他本易誤作房）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

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案他本而字誤移在天字上）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于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為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案他本闕作曠）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原註疑是他字）

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天（案他本天作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案他本蕃誤作審）殖至于駢孕（案他本孕誤作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案他本八誤作人）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今秦與周俱得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于周以郊為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

於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久弗行者（案他本者作也）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案他本莫誤作其）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為其當與不當可內返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為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為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

以奉祭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為天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

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

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原註一作殃）乎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我躬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案他本愈恐懼三字在有此災句上）而謹事天天若不子是家是家（案他本脫下是家二字）者安得立為天子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家（案他本無家字）天之所子也（案他本無也字）天之所使也天已子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

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案他本及作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叙（案他本叙誤作後）逆于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郊祀（案他本祀作祝）曰皇皇上天（案他本天作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為言而為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焉（案他本焉作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

絶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案他本謂之作之謂）閽盜（案他本盜作甚）而已無名姓（案他本無字誤移在姓字下）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其（案他本其作甚）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案他本其作甚）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闇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

於國以親之故為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不若於言者人絶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絶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絶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案他本無其字）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案他本口誤作曰）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

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絶者其唯（案他本唯作為）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案他本違誤作為）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

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賔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

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案他本幼作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案他本臣誤作至）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

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案他本脱賜字）骸骨伏陋巷（案他本脱巷字）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春秋繁露卷十五

春秋繁露卷十六

漢　董仲舒　撰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敘（案他本敘作敍）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為（案他本無為字）贄羔乃有類其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清（案他本清作覩）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磬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撓（案他本撓作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汙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巃嵸𡾰崔嶊嵬（案他本嶊嵬作嵬在）㠑巍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案他本殖誤作植）器用資曲直（案他本直誤作宜）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灟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案他本高作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案他本上誤作止）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案沄沄二

（宇黄氏日鈔所引同他本誤作汒汒）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徼（案他本徼作獄）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原註或是困）於火（案他本火誤作大）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案他本咸得誤作感德）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令（案他本令作合）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元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案他本脫生字）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案他本下有起字）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案他本社誤作秘）中池方八尺深二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案他本祝作祀下同）齋三日服（案他本服作取）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具老（案他本具誤作其脫老字）猳猪一置之于里北門之外市中（案他本中誤作者）

亦置一猳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家人祀（案他本祀作祝）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案他本釜誤作金）於壇臼杵於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六長各三

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案他本脯作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猳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徙（案他本徙誤作徒）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霤無興土功聚巫市傍（案他本傍誤作傷）為之結蓋為（案他本蓋為誤作為益）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飩（案他本闕母飩二字）五元酒具清酒膊脯令名為祝齋三日衣黃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案他本四作五）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案本句五人上疑有脫字）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取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又為大龍社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案他本壯誤作牲）者西方沾（原註未詳）人北方（原註下疑少一字）人舞之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祀門為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大昊祭之桐（案他本桐作相）木魚九元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案他本闕馬字）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儛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祀井無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元冥祭之以黑狗子六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為小龍（案此下疑有脫字）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為龍必取潔土為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

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神（案他本神誤作袖）山神淵積薪夜擊（案他本擊誤作繫）鼓譟而燔之為其旱（案他本旱誤作早）也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絶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案以下他本闕一百八十字）三日各衣時衣具豚一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諾天生五穀以養人令淫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人願止雨敢告于社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雨之大禮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以朱絲縈社十周衣朱衣赤幘言罷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

中尉陰雨太久（案以上為他本所闕别以第六王道篇年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犯始者省刑絶惡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春秋五十字錯簡複見於此）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諸（原註一作詣）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於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意常（案他本常誤作章）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于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社下鋪而（案他本鋪而誤作顲西）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案他本無大字）星亦止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賜人也宗廟上（案他本上誤作止）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機（案他本機作机下同）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

尊實麷（原註一作麰）也夏之所受初也機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案他本司作可）也夏約故曰礿貴所初礿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

聖人之所謹也（案他本大禮也三字誤移在此句下）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案見不見之見者六字他本作之見者見不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案他本事作祀下同）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為天下（案他本下作子）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案他本其字誤移在上字上）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案他本誤移不能成三字在此句下）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是故和（案他本無和字）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案他本無生字）

北方之所起前（案他本闕前字）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始（案他本脫始字）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案他本正作止）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案他本無壹字）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為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極盛（案他本極盛作盛極）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壯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為寒

則凝氷裂地為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於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為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案他本平誤作年）也其氣（案他本下有於字）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為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

之盡以為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曰裹藏（原注三字未詳）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原注此下疑少五字）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而（原注一作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為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

氣常下（案他本下誤作不）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若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勿為適之而已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內與陰俱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案他本傷作滄）於不時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壯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

相遇踈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閒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案他本靜作淨下同）神靜神以養（原註一作愛）氣氣多而治則養身（案他本身誤作人）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知樂者生之

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恤憂（案他本恤憂作憂恤）恨者生之傷也（案他本也誤作亡）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故天下之君北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案他本如作知）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閒故

生宿麥中（案他本中作正）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案他本平作乎）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大（案他本無大字）得天地泰大（案他本無大字）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人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為言猶讎也

天下之人雖眾不得不各讎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讎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讎於不久久與不久（案他本脫與不久三字）之情各讎其生平之所行今如（案他本今如作如今）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讎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案他

（本夫誤作失）損天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勿繼豈獨立（案他本立作良）哉

春秋繁露卷十六

春秋繁露卷十七

漢 董仲舒 撰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案他本風冬誤作冬風）避重漯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

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荼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荼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

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薺成告之甘芥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芥成就也天獨所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釋味之大體冬其時所之美而違天不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職為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為地者務暴其形為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敵（案他本敵誤作適）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

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為致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凰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案他本體誤作禮）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案他本光誤作尤）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也見其光所以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為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為人君者其法

取（案他本取作最）象於天（案他本下有也字）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案他本卑誤作畢）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死（案他本此作形）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疢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致養也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忠也伏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非（案他本非作兆）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秋冬夏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秋冬夏之至其時而欲出（案他本出誤作忠）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案他本徧誤作偏）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況穢人乎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

所怨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案他本下有而字）已故曰聖人配天

如天之為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為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

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人性命者臨其時致上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亦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地（案他本地作子）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

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為故為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殽饌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殽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氣（案他本氣作易）邪正之風是殽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及殽化與運連（案他本連作之）也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

以觀天道也天志入其道也義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原註闕）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為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原註一作猶）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

以衆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殽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癖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名者所以别物也親者重疎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略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原註一作道）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别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

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服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所生聖人因其象以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明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内殽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殽之治則以正氣殽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殽天地之化亂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案他本而誤作不）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盜（案他本盜誤作道下同）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

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故（案他本故誤作無）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案他本情誤作精）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雖持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變（原註一作情）之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為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忘乃為常然若性不可察也純知輕思則

慮遠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僩靜為宅以禮義為道則文德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衆強弗能入蜩蛻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

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榘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

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年所集（案此句年字上下皆原有缺文）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

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

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為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秘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春秋繁露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謝　慎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家語
荀子
春秋繁露

51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